

年

卷

期

14

8

第

第

世界
地圖
全
一

水鏡世界



商 務 印 書 館 三 十 三 年 紀 念

大 贈 品 大 廉 價

上 海 發 行 所 虹 口 分 店 陽 曆 八 月 一 日 至 九 月 底
(各 埠 分 館 另 定)

贈 品 種 類

甲 類

小 學 教 科 書

(另印甲類書目)

購 滿 實 洋 一 元 送

小 學 書
十 六 年 份 小 學 書
十 七 年 份 小 學 書

贈 券 實 洋 六 角
代 價 券 實 洋 三 角
代 價 券 實 洋 三 角

購 滿 實 洋 五 角 送

小 學 書
十 七 年 份 小 學 書

贈 券 實 洋 三 角
代 價 券 實 洋 三 角

乙 類

中 學 教 科 書

(另印乙類書目)

購 滿 實 洋 一 元 送

贈 書 券

實 洋 三 角

丙 類

其 他 本 版 書

購 滿 實 洋 一 元 送

贈 書 券

實 洋 二 角

以 上 甲 乙 丙 三 類 均 照 實 洋 計 算 多 則 遞 加 零 數 不 計 其 購 甲 類 書
滿 實 洋 二 角 五 分 以 上 不 滿 五 角 及 購 乙 丙 兩 類 書 滿 五 角 以 上 不
滿 一 元 者 酌 贈 紀 念 物 品 但 已 得 贈 券 者 恕 不 再 贈

包 括 屏 聯 榜 幅 碑 帖 畫
冊 及 本 版 預 定 預 約 特
價 各 書 均 屬 此 類

廉 價

種 類

丁 類

儀 器

文 具

玩 具

照 原 實 價

再 打 九 折

戊 類

原 版 西 書

寄 售 書 目

照 原 實 價

打 九 五 折

詳 情 另 見 傳 單 承 索 即 寄



編者的報告

汀州蠻人君鑒。本社的敲詩小集。已屢次聲明。應徵者不要附寄郵票來。今接到你的應徵之卷。除已過期。照例不發表外。你還附寄了郵票四分來。這四分郵票。本社不能寄還。（寄還則只够寄費）只好在此聲明一句。請你下次應徵。不必附寄郵票來。並請其他應徵者。一并注意。爲幸。

下一期說不定是「女子文藝專號」專載女子的作品。如下一期排印不及。就改在第十期。本社新約定農學專家童君樂先生。撰述中西花卉栽培法多種。每種獨立。分期登載。在十一期就可以開始登了。

□ 小說世界 第十四卷 第八期 目錄 □

□ 圖畫 □

曼殊上人墓

江樓感舊詩意圖

□ 文字 □

編者的報告

煙斗

文藝談屑(補白)

狗

小詩(補白)

編者

程小青

范烟橋

黃葉

饒榮春

認識(獨幕劇).....黎秋萍

夜雨(補白).....曾劍雲

小詩(補白).....岳鳳高

忠厚的失敗者(一).....江紅蕉
沈家驥

敲詩小集(第二次揭曉).....編者

小詩(補白).....饒榮春

文壇祕錄(五).....編者輯

孫供奉與碧雲殿(補白).....徐心吾

小說枝談(續).....蔣瑞藻

勞苦世界(長篇小說)(續).....伍光建

頭痛暈甚為劇烈

教員 陳儀 秋君 聲稱 韋廉 士大 醫生 紅色 補丸 為此 症之 靈藥 且使 其康 壯復 原矣

旅居熱帶之人民每因氣候炎暑以致身體疲乏血薄氣衰難以忍受必需服用補血之劑使其身體強健精力充足方可勝此暑熱氣候候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正是補血之聖藥在東方熱帶各國稱為馳名補血之靈藥已歷多年矣



陳儀秋君玉照

唯唯台山學校

九生大 烈以百 少進延 幸閱報 補丸適 之詎料 心連服 分全愈 疇昔皆 大醫皆 力能生 氣衰使 筋系化 各症尤 出症或 廉士醫 元五角 如未會 得此小 書即

閣下曾得衛生小書名曰名醫康健談否
需寄一明信片填寫姓名住址寄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
一本可也
章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曼殊上人墓

(贈攝生先生梅黃)

江樓感舊詩意圖

獨上江樓思悄然。月光如水水如天。同
來望月人何處。風景依稀似去年。

趙嘏江樓感舊詩。

胡同光繪。





一五二九

煙斗

程小青

雷斯德走進他寓所的時候。已是傍晚七點鐘了。他很疲乏的倒在一隻椅中。好似他的脊骨忽然已斷折的樣子。他歎道。「唉。今天的紙牌玩得夠了。這一次又使我輸了這樣一注數目。上星期尾。我在魏利烈爵士家裏晏會時。已簽過一張數目很大的借票。不料今天又是失敗。我想我如果再玩紙牌。必須玩得更得法些。否則——哈。可是有什麼人到過這裏麼。」原來他面前有一隻書桌。兩邊各有四隻抽屜。這時那些抽屜完全開着。那右面最下的一隻。竟拉出了放在地毯上面。雷斯德正要伸手

按鈴。高聲呼道。「鮑爾。」這時忽有一種冷靜的聲音答道。「請不要按鈴罷。你的僕人不在家裏呢。」雷斯德擡頭一瞧。忽見書桌的那邊。相距不到三碼。有一支細管的手槍。正向他的腦門瞄着。他見那執手槍的人臉上蒙着黑紗。屈着左臂。那手槍就擱在左手的肘角。這樣靜寂了幾秒鐘。雷斯德纔敢回復呼吸。他自然而然的回頭瞧他背後的室門。不料門口也有一個戴面幕的人站着。不過手中並沒手槍。雷斯德驚問道。「唉。你們是誰呀。」那個執手槍的人便冷然回答。以後的問答。也就是他一人開口的。他答道。「密司脫雷斯德。我知道你要問這句話的。但你在談話以前。必須保持你的鎮靜。我還須警告你一句。你應得明白。現在你的性命。正處於危險地位呢。」雷斯德點頭道。「好。我知道的。但你臉上所以套着面幕。不是因着我認得你麼。」那人答道。「你從來沒有見過我。但此刻我不是來回答你的問句。我是在問你的。你在上星期尾。可是在康脫地方的魏利烈爵士家裏麼。」雷斯德答道。「不錯的。」那人道。「你在星期六和星期日晚上。玩了兩次紙牌。你的玩牌的本領。本來——」雷斯德接嘴道。「對不起。我玩得很壞。」那人道。「唉。你的牌運不好。你和你合股的人都覺得不幸。」雷斯德道。「你可是說和我合夥的霍史門麼。他玩牌原是老手。」那人繼續問道。「你們的注金很

大你竟輸了巨款。這數目已非你的財力所能允許。我可要說出你輸的數目麼。」雷斯德道。「不必說起了。怪沒趣的。」那人繼續道。「你在星期六下午。乘了汽車往魏利烈爵士的別墅裏去。你的僕人鮑爾。有時本也給你駕汽車的。那一次就是他送你去的。你到爵士的紅松別墅時。已五點鐘了。你的僕人和汽車。卻在附近的龍蝦客寓裏等待。當星期日晚上。紙牌停得很早。約摸十一點鐘。女賓們都已安息。不過還有幾個人留着。現在請你告訴我。那留着的是什麼人呢。」雷斯德答道。「我爲什麼告訴你呢。」那人道。「我請你老實說好。」雷斯德道。「但你問這話。有什麼目的呢。」那人冷然道。「你但回答我的問句便了。」雷斯德回想了一下。答道。「你要問留着的人麼。我記得陶蘭泊正在那裏讀一本小说。霍史門執着一張猜謎語的報紙。竭力用腦力推索。薛味根正自彈着鋼琴。此外還有高得林。正告訴白朗下一次的大戰。將要在聖誕節前五星期中發生。並說到了復活節時。一切現代的文明都要變成灰燼。那時候室中就是這幾個人了。」那人道。「你還沒有說你自己呢。」雷斯德道。「當我出室就睡的時候。就聽見這幾個人裏面。」那人道。「不錯。你最先離室。但你並不就睡。你在室中踱了一個鐘頭。心中祇惦念着你輸錢的事。」雷斯德道。「對不起。這話錯了。照尋常

的情勢推想。本應如此。但我卻並不這樣。」那人不辯。但繼續道。「到了夜半後兩點鐘時。別的人都已睡了。你卻從室中開了長窗。走進了陽台。」雷斯德又插口道。「難道一個人不能夠出來吸一口新鮮空氣麼。」那執槍的人仍繼續道。「你在陽台上走過了三個臥室。直到陽台的盡端。那裏便通魏利烈夫人的梳裝室。在這室外的地上。有一棵榆樹。你走進了這榆樹的枝葉後面。忽而不見。數分鐘後。纔重新顯露。回到你自己的臥室。以後便直到第二天早晨。方纔出來。」那人說到這裏。忽而停止。彷彿一篇警切動人的小說。第一章已終止了。雷斯德道。「這些話怪不入耳。先生。我可以吸一支紙煙麼。」那人道。「請你把手靜止着。否則你決沒有性命。我覺得你的答語中帶着一種輕蔑的譏笑意味。其實這是與你有危險的。你總知道我對於你的舉動。已觀察到什麼程度。至於這觀察結果的重要。自然也不消說了。」雷斯德答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剛纔在晚報上瞧見一節新聞。那天晚上有人走進魏利烈夫人的室中。偷竊了一個鑽石垂飾。你的意思可是說這件事麼。」那人答道。「是啊。你現在有什麼話呢。」雷斯德道。「你可是問我對於這鑽石的意見麼。那真是一種名貴的東西。那鑽石略現藍色。祇有一種細爪似的金絲。鑲在一條白金的鍊上。像這種東西。試誘力委實

很大也莫怪人家要覬覦了。」那幕面執槍的人道。「你留意些。不要說這種狡猾的話兒。」雷斯德向那人瞧着。緩緩答道。「我知道了。你不是以爲那東西是我自己取的麼。」那人道。「當然無疑。」雷斯德道。「你因着我那晚上的動作。又知道我欠了賭債——」那人插口道。「你欠的債多着呢。這賭債祇是一部分罷了。」雷斯德點頭道。「不錯。不錯。我已領會你們的來意了。你和你的朋友。諒必都是珍寶賊。你們也許另有同黨。合計着預備竊取魏利烈夫人的珍寶。故而那晚上你們在暗中偵伺。當然也是你們計劃的一部分。你們對於竊取這稀有的珍寶。本準備着妥密的計劃。不料在將要得手的當兒。你們期望中的珍寶。忽而不見。那自然要使你們失望驚亂。現在我知道我這室中以留着這種紊亂的形狀。明明是你們在這裏搜索過了。但我實在沒有取魏利烈夫人的鑽石垂飾。並且也絕不知道這一回事。」幕面人道。「你在這裏說謊了。」雷斯德道。「你不信我麼。」那人道。「當然不信。我們在這裏搜過。室中並沒有那鑽石。但我們確信那東西是你取的。從那晚起始。你的舉動都在我們監視之中。我們知道你還沒有把那鑽石銷售出去。因此那東西一定在你身上了。」雷斯德道。「實在沒有。」執槍的道。「你再敢說一句『沒有』的話麼。」雷斯德正要照樣回答。忽又

忍住了不說。因他瞧見那人面幕後的眼光。炯炯可怖。分明有行暴的可能。那人冷然繼續道。「你再想想。我可以給你十分鐘功夫。以便你自願把鑽石取出來給我。假使過了限時。我必開槍打破你的腦袋。」雷斯德道。「唉。既然如此。我的地位委實很危險了。」他說着旋轉了身子。離開書桌。

雷斯德仰靠在椅中。閉着眼睛。默自尋思。他的地位已很危險。他外表上雖還鎮靜。但單憑着鎮靜。還不足以解決。他彷彿已被迫走進了一條死路。此刻若使不找出些方法。決無生望。但祇有十分鐘的限時。豈不急促危險。這時他耳朵中聽得外面汽車聲和行人的步聲。正像剛纔他回家時所經見的情形一般。但這種聲音也不能多聽。一到十分鐘完盡。就有一粒彈子要打進他的腦室中來。他因自言自語道。「我瞧這個人的眼光。不像是虛聲恫嚇的。假使我能把鑽石交給他們。我的性命自然無慮。但我實在沒有這個東西。我現在怎樣把鑽石交給他們呢。那祇有給他們代尋的一法了。但這也不是容易的事。即使一個靈敏的偵探。盡力偵查。也必須有十天或十個星期的功夫。我卻祇有十分鐘的寬限。又怎麼辦呢。在他們意中。必以爲他們剛要竊取那粒鑽石。忽被我先取到手。情勢既已如此。我實在也無從反辯。但我假使無罪。這東西一定有別的人竊取的。現在讓我想。究竟是那一

個呢。——唉。是了。是了。這一點我竟已忘懷了。」雷斯德想到這裏。忽而記起了什麼。便把全神集注在一點上。這時那對面的幕面人冷然道。「你現在祇剩五分鐘了。」雷斯德沒有聽得。他的心思似正在那裏盡力活動。那人又道。「祇有三分鐘了。」雷斯德的嘴唇動了一動。但依舊自言自語。那人又呼道。「兩分鐘。」雷斯德作喃喃聲道。「正是。正是。我必須證實這個。」那人又呼道。「一分鐘。」雷斯德張開了眼睛。低聲道。「不要多響。你們可以得到這鑽石了。我自信我已知道這東西是誰取的。我可以給你們取得來。」那執槍的道。「哼。你想用這種欺騙的說話瞞過我麼。」雷斯德道。「我決不騙你。你儘可在出室以前。得到這個鑽石。那你總可以相信了。假使你要開槍打我。我也沒法。但請你先聽我說。」那兩個人聽了。互相瞅了一眼。卻不答話。雷斯德繼續道。「你們聽着。我若果真有這個東西。現在既不能夠把他守住。當然也不願因此傷我的性命。這裏面原有一層曲折的。那晚上你們那個守伺的同伴。卻沒有覺察。原來當我走到陽台上時。我的足忽觸着一種東西。那是一隻棘根的煙斗。恰正落在魏利烈夫人的梳裝室外面。我把煙斗拾起來時。覺得那斗還很溫熱。現在我想這煙斗定能幫助我們。這東西此刻就在我的書桌上。讓我來驗一下子。」雷斯德說着。伸手從書

桌上取了煙斗。他的態度仍鎮靜如常。他又繼續道。「你們必以爲這煙斗是我的東西。其實不是。我從來不曾吸過板煙。你們不信。儘可在室中搜索一下。是否有別的煙斗或煙葉等類。你們剛纔已經搜過。諒必已可證實我的說話。若使你們要在我身上搜索。也不妨聽便。當時我拾起了這隻煙斗。順手納在袋中。打算次晨再查問失落的是誰。不料後來忘懷了。這東西便至今留在我的書桌上。那晚我祇走到魏利烈夫人梳裝室的外面。想必有別的人比我先進到陽台。悄悄的進了夫人的室中。等他退出。匆促間落了這個煙斗。現在我們祇須找尋這煙斗的主人。便可知鑽石的下落。我願意設法證實他。要索他把鑽石交出。你們可在這裏等待。如果你們以爲我的言虛僞不實。你們儘開槍打我。但你們決不能在我的身上得到那個寶物。而這事的結果。卻對於你們大大不利。我已說過。那晚我歸睡的時候。室中還有五個人留着。陶蘭泊正讀小說。霍史門猜解字謎。薛味根正自弄琴。高得林和白朗正談論政治。這五個人中。白朗可以不必疑及。因爲他是祇吸紙煙的。其他的四人卻都用煙斗。但我怎能知道這煙斗究竟是什麼人的呢。我姑且在這煙斗上研索一下。這問題諒必總可以解決的。」他說完這話。就把椅子移近書桌。把煙斗仔細察驗。他知道他的生死。祇在一髮之間。他的流

利的說話和鎮靜的態度。若能使那兩個人略略心動。不再堅信他是取鑽石的人。他纔有一線的希望。假使不然。他如果顯些兒遲疑不決的態度。那麼。他的性命便難保了。雷斯德默想了一回。又繼續道。「我在這其餘的四個人中。也可把薛味根除外。這煙斗已很舊了。若不是已用過了好多時候。定是吸煙的量非常厲害。薛味根的神經既很脆弱。決不會有這樣大的煙癖。所以現在祇有霍史門、陶蘭泊、和高得林三個人了。」雷斯德說到這裏。呼吸更自由些兒。因為限時既過。這兩個人還不動手。顯見已聽出了神。因此。他覺得他額上的冷汗。也已漸漸兒稀少。雷斯德停了一停。接續道。「其次應當除外的。要算陶蘭泊了。你瞧這煙嘴上的齒痕很深。差不多要穿透了。可見那吸煙的人。不但有強固的神經。還有堅強的牙齒。但我知道陶蘭泊裝着假齒的。吸煙的人既裝假齒。咬嚼時勢不能夠用力。那麼。這煙嘴上自然也不致留這樣的深痕。這樣。我們現在祇要在高得林和霍史門身上着想便了。」雷斯德偷眼瞧瞧他的兩個敵手。仍一前一後的站着。顯見都靜悄悄傾聽。他伸手摸摸他的額角。似自慶這裏面還沒有接受槍彈。他把那煙斗重新翻弄了一回。又說道。「這兩個人中。必有一個是這煙斗的主人。究竟是那一個呢。他們倆都是有強固的神經和牙齒的。這煙斗是一種法國的棘

根所製。價值很貴。但論這兩個人的財力。都能够購致這樣的煙斗。那麼。我們從那一點上。做一種最後決定的證據呢。唉。我已瞧出來了。這煙斗的代價雖高。用的人卻並不怎樣看重。可見這個人的性情是忽略慣的。這煙斗的一邊。顯着燒焦的痕迹。分明那人曾因清除積煙的緣故。把火酒倒在斗中。引火燒着。偶一不慎。便燒壞了斗邊。這不但足以見那用的人粗心忽略。也可見那人有一種輕視任何物事的習慣。假使不然。決不會隨便把火酒放在煙斗裏燒的。須知這煙斗中還帶着些酒精氣味。便可知我的說話並不是虛構的。因這推斷。我便知那高得林不是這煙斗的主人。他是一個整潔而細心的人。對於任何物事。勢不致這樣輕視。不惜。若和霍史門比較。恰正相反。故而我們最後的歸結。應把高得林除外。斷定霍史門是這煙斗的主人。我知道他近來的經濟非常竭蹶。那晚上他必在陽台上來往踱着。就乘機幹這勾當。」雷斯德說到這裏。把眼光低下了。又在那煙斗的梗上撫弄。瞧視他的背後的一人。始終沒有開過口。這時纔第一次發問道。「這煙斗安知不是魏利烈爵士的呢。」雷斯德答道。「不。爵士祇吸雪茄。不用煙斗的。」那背後的人又道。「那麼。這也許是屋中的僕役們的。」雷斯德道。「也不是。僕役們都住在另一宅旁屋之中。並且假使有人要到他主婦房裏去行竊。

決不會啣着煙斗去的。我料這件事並不是出於預謀。那吸煙的人忽而受了試誘。一時心動。便即動手。」雷斯德說完。室中又靜寂無聲。他不敢擡起頭來。明知這時候那兩個人正彼此目語。他的命運的安危。不消說就在他們倆的眼光中決定了。他因自己尋思道。「假使他們仍疑我有這鑽石。他們總免不了掉要動手罷。」一回兒那執槍的人忽又作懷疑聲道。「你的話也許完全欺騙。但假使實在。霍史門確已取得那鑽石垂飾。你又怎樣叫他拿出來呢。」雷斯德道。「那是很容易的。我祇須向他一嚇。他決不敢不把鑽石取出。」那人道。「這樣。不是要費許多時候麼。」雷斯德道。「那也不必。祇須數分鐘已足。我可以寫一封信給他。叫他把鑽石交出。彼此便可無事。你可叫你這裏的那位朋友送去。他就住在十字路。從這裏走去。不消五分鐘功夫便到。故而在十分鐘內。那鑽石便可以安然到你的手中。現在讓我寫一封信。寫好了再給你審查罷。」雷斯德從書桌上的皮夾中。取出一張信紙。想了一想。便拿起筆來繕寫。寫好以後。便授給那執槍的人察驗。又低聲說道。「霍史門一接了這封信。知道他的秘謀既已發覺。勢必驚駭不安。他要保全自己的安全。自然會把那東西交出來的。」那信的大意如下。「請你不要發什麼問句。就把你取得的東西交給送信的來人。這信是雷斯德替那

物主代寫的。你若能立即交出。無論在那一方面。都不致負什麼責任。」（按這信共有六行。每行的第一個字如後 please, of, Iestro, in, charge, effectual）等到那執槍的人讀完那信。雷斯德已把信面開好。因又道：「現在你把這短信送到霍史門那裏去。不久便可以達到你們的目的了。」那兩個人聽了。彼此走近來附耳交談。那執槍的人的眼光。仍凝注在雷斯德身上。見他正吸着一支紙煙。態度非常暇閒。因說道：「你似乎已確信這東西是霍史門取的。」雷斯德道：「正是。我確信如此。」那人道：「很好。但你須明白。我的目的若不達到。那我決不會就輕易退出去的。」雷斯德道：「我知道的。我保你在出室以前。那魏利烈夫人的鑽石。必已安然進你的袋中。」那人道：「好。我但願如此。」於是就把信交給他的同伴。又附耳說了幾句。那同伴便回身退出。雷斯德指着一隻煙匣。說道：「請吸一支紙煙。」那人果取了一支。又用左手插火燒着。隨即移過一把椅子。在雷斯德的對面坐下。他把兩膝交疊着。那手槍的管子。卻仍向雷斯德瞄着。他雖然靜默無言。但臉上的神氣。卻似含着惱怒和懷疑的樣子。雷斯德作和婉聲道：「現在你可把那手槍放開了。這種實彈的手槍。原不是玩的啊。」那人並不回答。雷斯德又道：「我幸虧拾得了這隻煙斗。又恰巧忘懷了不會還給原主。這確是很饒

「你且慢得意。還須看結果怎樣哩。」雷斯德道。「我卻已確信無疑。」那人道。「我的朋友已去了一刻鐘了。」雷斯德淡然道。「那不算多。」那人道。「但你不是說祇須十分鐘便可回來麼？」雷斯德道。「是啊。但我已忘懷。這時候路上車輛很多。行人往來。一定很艱困的。」這樣又靜寂了一回。雷斯德吸着了第二支紙煙。但他對面的來客。顯已不能再耐。他突的跳起身來。把手槍舉起。厲聲道。「時候太久了。」這當兒雷斯德知道時機已迫。不能再有一秒鐘的延擱。他因立刻應聲答道。「好好。我可以守約。鑽石就在這裏。」他伸手從書桌上取了一把銀柄的裁紙小刀。把刀尖在煙斗中撥出了一些餘煙。又把煙斗倒在掌心。便見那魏利烈夫人的鑽石。在他的手掌中燦爛發光。雷斯德微笑道。「拿去罷。」那來客立即從雷斯德的掌心中把鑽石取起。那人的手指顫動。呼吸急促。分明那謀殺的意念。還在他腦海中留着餘波。不會完全消滅。雷斯德見他把鑽石仔細察驗了。一回。因問他道。「你可滿意麼。但我這舉動要請你原諒的。我所以如此。就打算要在這最後的關頭。使你驚喜一下。我起初也不知道這鑽石在什麼地方。直到把這煙斗瞧察了一回。方覺得藏在斗中。我料那偷鑽石的人。從練條上拉了下來。便即塞在他的煙斗之中。又取些煙葉蓋在上面。這原是很

妥密的。不幸他在逃出來時，神經不寧，他本想把斗藏入袋中，卻不料落了一個空，遺漏在陽台上面。後來就被我拾得。這樣的推想，我敢說是非常近情的。」那個戴幕面的人忽也作驚喜聲道：「我明白了。那麼，那霍史門此刻，不是正要找尋這一隻煙斗麼？」雷斯德搓着兩手笑道：「這卻未必。」那人作疑惑聲道：「這話怎講？」雷斯德道：「這不是霍史門的煙斗，並且像霍史門這樣的人，雖是一枚小針，也決不會竊取的。」那人道：「當真麼？那麼，你到底搗什麼鬼呀？」雷斯德道：「你聽着，這裏面很有趣的。這煙斗的主人是誰，我在今天早晨略略瞧了一遍，便知道的。但我爲什麼說是霍史門的東西呢？那也很容易回答的。我起先本不知鑽石就在斗中，後來覺察以後，便想耽擱些時候，開一回玩笑。一則我覺得這種推斷的方法，在偵探學上還有些價值。二則使你略略忍耐一些。到手時候，便更快樂。你現在要知道這究竟是誰的東西麼？那就是我的僕人的煙斗。」那人驚呼道：「是你的僕人鮑爾的麼？」雷斯德道：「正是。我拾得以後，本想還他，不料他竟至今失蹤不見。現在我們可以明白，他諒必覺得他的煙斗既已失去，賊物就在斗中，勢必已被人覺察，因此畏罪逃走。至於我所以能辨識這一隻煙斗，就因這東西本是我在去年聖誕節送給他的。那煙嘴上有一個小小的商標。一

見便知。並且我常見他用酒精洗斗。故而更無疑團。我料他那晚忽而起了盜念。從龍蝦客寓中悄悄出來。進了別墅。爬上了陽台。就走進魏利烈夫人的室中去行竊。至於你們對於我的舉動。能够知道得如此清楚。也許就是他嘴裏探出來的。你們起先實應當監視他的舉動。不應當來監視我的。但無論如何。現在你總已得到那鑽石了。你可滿意麼。」那幕面的人道。「好。你委實是詭計多端的。但你委實也冒差些危險。你起先不早些把鑽石給我。卻虛費功夫。寫那一封信——」雷斯德接嘴道。「且慢。我寫這信。不能算虛費功夫的。你已聽我說過。霍史門最喜歡猜謎的玩意。他對於奇怪信函和符號。最喜歡研究推解。故而我憑着推斷的方法。使這煙斗算是霍史門的。後來就寫了一封信給他。他既沒有取那鑽石。一讀這信。勢必茫然不解。但他本來有猜謎的嗜好。因着好奇的緣故。必要尋究這信中有什麼隱藏的意念。我在這信中原藏着些兒小機關的。你但把每一行第一字的第一字母拼合攏來。便成了警察 (police) 的字樣。我想我的求助的聲音。他一定能够領會。並且此刻他早已照辦了。你把手槍放下了罷。你背後的門口。有兩個警察站着。他們已等了一分鐘哩。」那幕面人一聽。突的旋轉頭去。槍聲立即發作。但都沒有打中。一剎那間。那人已被兩個警察捉住。雷斯德作得意聲道。「哈哈。我已得勝了。唉。霍史門。你也得勝了麼。好孩子。好孩子。我們正是很僥倖的。」

(完)

文藝談屑

(范烟橋)

今古奇觀以一回寫一事。自成起迄。別有體裁。與京本通俗小說相類。此等作品。實開後來短篇小說之先路。而其取材。亦較唐宋以前搜神誌怪如出一轍者。爲有變化。故書中事實。衍爲劇本。以搬演於紅氍毹上者甚多。如賣油郎獨占花魁女。杜十娘怒沈百寶箱。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喬太守亂點鴛鴦譜等。皆極有可喜之意境者。清代此等作品甚少。其實於人事日繁。時間經濟之今日頗相宜也。

詩與小說同爲美文之一。詩有音節。可資詠歌。小說多曲折。可資談助。而其耐人尋味則一也。在兩年前。頗有人採摘詩之有小說意境者。稱之曰詩的小說。此亦新發見也。小說中亦有抒寫之手段。近於詩者。可稱小說的詩。至於詞多寫情緒。少記事實。故詞的小說。不能如詩的小說之俯拾即是也。(編者按。詩的小說。卽古之敘事詩。如孔雀東南飛是也。宋人用蝶戀花十首敘西廂事。是爲詞的小說。後一變而爲元曲矣。)

香皂果有改變皮膚的能力麼？

凡是香皂都應有改變皮膚的能力
但是除這種棕欖香皂以外恐怕未

必真有此種能力了

棕欖香皂自古到今有數千年傳

下來的功效和信用世界上已

經沒有人不知道了他清潔皮

膚的力量不論那一種都不能

及他既有

這樣大的

清潔力那自然能漸漸改

變皮膚黑者白粗者嫩了

注意 現在市上所售的棕欖香皂香料已經加
重再或以美麗的紙盒格外來得佳妙了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
十二號 棕欖公司啟



美製皂



轉

誰 之 力 量

?

本會所以有今日偉大之成績者，雖由於本會辦理之穩固可靠，然其最要之端，實由於多數富於常識之本會儲戶，深知本會之穩固可靠，決心入會，且能持久繼續，不為時下近利所惑，空談所誘，以至今日，乃能根基愈固，（保障儲款之財產表已達一千四百餘萬）希望愈大，（特獎之數已達三萬餘元）為任何機關所莫及，假使自今以後儲戶更多，本會之發達更甚，而希望亦將更無限量，世之有意儲蓄者，盍一注意之，此佈

詳章函索即奉。

萬 國 儲 蓄 會

上海法租界多利亞路七號



狗

黃葉

怪不得呢！什麼人都瞧不起我了；連這一頭四脚的毛臉東西，也不認識我起來。

當我走到我那朋友家的門前，正趨起着不敢進去，忽然竄出一頭高大的西洋狗來，直撲着我，我猶猶地亂吠。我最怕的是狗，尤其是近來已成了一個懦怯的人，慌得我只顧躲閃。那畜牲見我一點沒有能力的樣子，越發得意起來，迎着我左躡左跳，一點都不肯饒捨。

我也不由的惱怒起來，咬着嘴唇，把拳頭揚了一揚，罵道：「你這沒眼珠的畜牲！怎麼連個堂堂學者都不認識？你再猖狂，說不得，我要動武，那纔知我不是無抵抗主義的托爾斯泰呢！」

我這樣地示威了一下，果然，那畜牲倒退了幾步。我想：這畜牲倒也識相，給我一嚇就嚇退了，雖然還在望着我不斷的吠叫。其實我逼得沒法，纔裝着這虛威，究竟牠是一頭畜牲，識不透我的

虛玄；可是我心裏還在不住的亂跳。

他趁牠讓步的機會，一溜便溜進了門口中去。誰知那畜牲也乘我不備，直蹶到我的背後，一口把我袍子的後幅咬住了。我慌忙閃避時，『嗤』的一聲，可憐我那患難與共一件烏糟的舊袍子，給那畜牲撕破了一大塊。那畜牲越發得意似的圍繞着我亂跳亂吠！

『這怎麼好呢？我那袍子雖然烏糟敝舊；可是我只有這一件了，怕的我再要裝做長衣人已不可能吧？』我覺得好生悲傷；一個人穿的敝舊了一點，連那狗也要欺侮起來！我再沒有勇氣示威，雖然那狗還在不住地吠着，我只偏着身子，擦

起了撕破的袍幅，悽然地說不出話來。

我還記得呢：當我沒有失意的時候，我來到這我那朋友的家裏，這畜牲非但不迎着我亂吠，還搖頭擺尾的挨到我身邊，表示着親暱的樣子！怎麼——沒有幾時，牠便眨眼不認識了。呵！究竟是毛臉的畜牲，所以一點也不知道理性。

我只能怪我自己。那毛臉畜牲懂得甚麼？是我不上我那朋友的門，也不會受這畜牲的欺侮；甚而把我一件患難相隨的袍子都作了犧牲！但我那朋友的能否就見我，還不得而知。

我真覺得不值，想：『回去吧！』正要轉身走時，恰好我那朋友聽得了狗吠，走了出來，一眼望

見了我，忙走上前來，打着招呼。可笑那畜牲倒也乖覺；且牠主人和我殷勤，吠也停止了，向我眨了幾眨狗眼，舐舌搖尾地去諂媚牠的主人，靠在牠主人的身旁，嘴裏低低地叫出媚聲來，像在告訴牠主人的樣子！

我那朋友一手拍着那狗頭；一手和我握了一握，含笑地說：『裏面請坐吧！』一眼瞧見了我那撕破的袍子，『唉！敢是這畜牲把你的袍子撕碎了？』

我點了點頭，勉強裝着笑臉道：『好在是舊袍子，不值什麼。』

我那朋友忙說了幾句抱歉的話，回頭向那

畜牲睜了一眼。那畜牲好像知道似的，越發叫出蕩女般的媚聲來；尾巴也搖得加忙，兀自在我那朋友的前後左右，不絕地踊跳！我那朋友握了拳想擊牠時，牠忙伸出赤紅的長舌迎着我那朋友的拳頭上舐了幾舐，嘴裏還是不絕地做着媚聲！

我那朋友倒有些不忍下手，隨把拳頭鬆了開來，在那狗頭上撫摩了一陣；那畜牲也便掠舌捲唇地在我那朋友的手上儘舐；狗眼兒不住地偷瞅着我那朋友的顏色。呵，真料不到這畜牲會這樣地知趣哩！

『你瞧，我這條狗真個是再乖覺不過的！但

終竟是畜牲，只知獻媚牠的主人，不懂得接待賓客的禮數，見了陌生人，便要使出牠的獸性來。」我那朋友向我說。

「這怕不一定吧？牠見了衣衫華麗的人，一定歡迎不及哩！」我也笑了笑說。

我那朋友也一笑說：「終究是畜牲，所以恁般的勢利！但我可以叫牠向你賠罪。」即在那狗頭上拍了幾下向牠說：「你知道嗎？你已得罪了客人，快快坐起來，作幾個揖，賠個禮兒，我便饒赦了你。」

說也好笑！那畜牲聽了我那朋友的話，真個把兩隻前爪平舉起來，身子直直地坐在地上。

「作幾個揖！」我那朋友說了，那畜牲真個把前爪當作了人手似的拱了幾拱！一雙狗眼卻不住地瞧着我那朋友的顏色，意思像在討饒的樣子！我那朋友拍着手道：「如何？牠可算得『過而能改』，怕比較一般勢利小人好的多哩！」忽見那畜牲的前腿，已下落在地，「嘿！」我那朋友喝了一聲，那畜牲忙又坐了起來，捧了兩爪打拱！我失笑道：「怪可憐的！你強牠這般做，猶諸強人做畜牲的行爲，也是殘酷事，饒赦了牠吧！」

「唉！你的袍子不是給牠咬破了嗎？怎的反替牠討饒起來？」

「畜牲罷了！懂得甚麼？本來像我這打扮，

畜性的眼光中看來，當然要疑惑我是歹人；牠爲盡牠的職責起見，向我亂吠，也不可說不是。」

我那朋友笑道：「也能，我就聽你的臉上饒赦了牠。」他只把手兒向下一沉，那畜性即直跳到我那朋友跟前，又在我那朋友的手上舐了幾舐，狗尾巴像「拍節機」搖個不止，表示着牠的感激似的。

「但牠沒有衣服賠償你，說不得我替牠負這賠償的責任。」我那朋友領了我走入裏邊去。

「好說，一件破袍子，也值得賠償嗎？」我跟着他的後面，嘴裏雖然這般說，心裏巴不得他賠償我，因爲我只有這一件破袍子；他也不是賠不

起的人。

說也奇怪！那畜性也似知道有些對不起我，一路的跟在我的身邊，擺耳搖尾的對着我表示牠的親熱；又好像對於我表示牠的歉忱的樣子！我那朋友回頭瞧見了，笑道：「這畜性端的可笑，真像一般小人的「前倨後恭」哩！」

我歎了一口氣道：「可不是呢？能够「前倨後恭」，倒也罷了！」說着，已走入了書房中去。

「城市犬能吠，專吠襤褸人；鄉村犬亦吠，反吠衣冠新，由其所見陋，生不識冠巾！毋怪狗苟徒，警正羣狺狺，彼其心目中，好醜本不分，自非同氣類，相遇必怒噴，亦復何足責！」

「彼固非人身！」

我那朋友聽了笑道：「好詩！這是趙甌北的詩嗎？」

我只點了點頭，坐了下去；那狗也跟着靠在

我的身邊。我便在那狗頭上輕輕地拍着。那狗也向我獻媚起來，搖着尾巴，在我的手上舐個不止！我覺得這狗怪討人喜歡的，雖然在先曾受牠的欺侮來！

(完)

小詩

(一)

淡月微濛的湖上，

只兩三點漁燈，

一切都歸寂靜。

(二)

靜寂的樹陰裏，

一聲兩聲地小鳥叫着；

我屏息地靜聽。

不敢驚破了這神秘的天籟。

(饒榮春)



認識 (獨幕劇)

黎秋萍

(時間) 民國某年。

(地點) 北京某公園。

(人物) 畫家, 女郎。

男女座客。

伙計, 文人陳某。

(佈景) 上午八時, 太陽還很強烈, 照在遠處一帶樹林上, 略顯着黃金色。一陣陣的蟬聲幽幽的傳過來。由臺下看: 左廂是水榭裏的房屋後背, 茶役所歇息的地方; 右廂是一段假石山灣。過來, 把右臺角繞成一席空地, 似乎和外面相隔絕, 然有小徑可

通。這裏面放了一把長椅, 靜靜地托在綠茵上。臺中便是兩處茶座; 靠裏面的座上有兩個貴族模樣的夫婦坐在一角密談着, 背向外, 全然沒有一點聲息似的; 左方一個茶役靠在壁後坐着打盹; 彷彿都被早上沈寂的空氣鎮壓住了。

樹林和茶園接處, 中間有一段曲折的走廊隔著。一個少年畫家挾着畫具四面張望一會, 跨出廊橋走過來。他穿一身半新半舊的學生制服, 體格修長秀健, 貌很英俊, 略帶頹唐氣色; 顧盼自然, 只是有一點躊躇的樣子。茶役抬頭一望, 又低下頭去。畫家(對茶役)這位子假給我行不行? 照樣給錢就是。

伙計(起身將面巾一下搭上海)您還是喝茶還是……

畫家(略遲疑)當然喝茶。畫也得假你道地方……

伙計(轉身)那就完事。我們這兒沒有道規矩……茶是賣的，要給別人洗顏料，人家瞧了不像樣兒(回走)。

畫家(招手)喂，來呀。跟你買一壺水行不行？我上假山口邊作畫去。幾個錢？

伙計(板起臉)那真沒有法子辦！我們這兒不賣白水，水要喝；您要使上小河邊兒去取就得。您不信——去問問別家，都是一樣：一毛六一位，小費在外。喝得起就喝，不誠心就拉倒(又回走)

畫家(大聲)來呀！不行就不行，喝茶就是。

伙計(冷聲)這道這道些板子木頭幹嗎？(指着畫具)

畫家(賦着)你管得着嗎？我就放在這裏。

伙計(一遲疑)也不行？這位子有人早就定啦，要喝得上那邊兒走去！(揮手)。

畫家(大怒)揀了他一下。你擺什嗎架子！那也不行道也不行，怎麼這樣欺侮人！

伙計(摸着肩膀，退步)啲啲啲！這幹嗎這幹嗎？打人怎麼啦？

畫家(冷靜)要欺侮人誰都會打你。

伙計(奔上來)再打看看！誰都會打……

座客(起身，走過來拉開了伙計)去！我跟你說話。(對畫家看住)

你貴姓？

畫家——我姓柳。這才奇怪，你問我幹嗎？

座客——唔，誰先動手？

畫家——我。誰誠心打他！他侮辱別人是應該推打的；侮辱你你

自然也會打他。這是道理！

座客(激動)唔！這是道理？這位子原來就定把別人的，我親眼

瞧見的；他怎麼不能說「不行」？你這才是真糊塗哩。

畫家(沈默一會)他沒有說清……我知道(忍聲)。

座客(側身橫目)什麼話！沒有說清沒有說清！你就要打人？恐怕

從前的大皇帝都沒有這力量，喂，說老實話(著重語氣)你瞧瞧

這世界——就是這樣瞎打起來的，你打我打，誰都不講理。真是

狗還不如狗打架還是爲的老婆！

女座客——你你你！你也應該打。這什麼話？（睨着畫家笑）。

座客（歸位）我又沒有打你！

伙計（暗暗走上）這些家伙——你瞧那行不那行……（將桌上的畫具全都拿起丟在地上）

女座客——也別給他丟壞啦。這也是錢買的。不怕叫人傷心麼？（對畫家冷視，好像表示她的親暱和同情而又帶有嘲諷的意見）。

伙計（帶喜色）太太，您不懂。這家伙鬧了好幾回亂子啦；有一回一羣鬧這玩意兒的，打這兒來……

座客（裝腔）少胡說！我叫你下去。（伙計得意走回去）。

畫家（顯然坐下）……你們真會抱不平……

座客（回頭來，教訓似的）喂，柳先生！你應該知道我這人，也并不是故意得跟你。世界上要的是公理；這公園裏不就有一塊「公理戰勝」的碑嗎？你瞧見過沒有？說得不客氣一點：我今年四十啦，一生一世也就是喜歡爲別人打抱不平；我覺得你們沒有年紀的人，該「自重」些；打人是犯法的。要是打人打出轆轤來了，

那麼你有理也講不清，反正是吃虧。我們的孔夫子不常說嗎？女座客（制止）哎，算了，又孔夫子孔夫子，我就不愛聽。他又沒有打你，管這些閒事幹嗎。（偷睨畫家）。

畫家（座客走到身邊，從懷兒掏出一個大皮包，銀錢抖得浪浪地響，就在裏面拿出一張金鑲邊的名刺擺在他面前）鄙人就在大帥手下辦了一點小事，雖然是爲國奔走，倒是頂喜歡結交年青的志士的……（畫家欠身未答）今天敝衙門裏在上午十點打這兒開聯席會議，討論財政問題。不嫌就同去參觀參觀，大帥也是學生出身，自然很看得起學生。（畫家唯唯）那麼只要合得來，萍水相逢，那個人不是兄弟朋友，嘖嘖嘖……（回座）。

女座客（對座客）問他住在那兒，我好像記得這人是……

座客（殷勤）柳先生！你府上在住在那裏？

畫家（朦朧一會）府上？我在這兒沒有家。

座客——那麼柳先生大概是住的圖畫學堂麼？（畫家沒有理會）。

女座客(不高興)您瞧您瞧……有心瞧您不起呢!(一轉身)。

座客(朗聲)伙計!

伙計(走上來)您要什麼?

座客(睜目)你這茶園子裏怎麼老讓一班不懂禮的人進來?

伙計(作態)先生您叫我怎麼知道呢?人是狗我都不明白!叫

伙子只要打得票起,也得進來!警察都不能干涉;我們當伙計的

又怎麼管得了呢?啐,這世界(回走)這世界我都想不通;好在進

門還要打票,不然是……(一顧)開放還沒有到哩!要是開放啦,

我說,先生倒馬子都會進來!

座客(大聲)來!我問你的話。

伙計(上來)你問什麼叫我拉人我沒有這力氣!

座客——誰叫你拉人。我問你你們公團裏的——的掌櫃是誰?

伙計——那我可回答不出來!公團裏沒有掌櫃的,只有辦事員。

您問他幹嗎?

座客(怒目)別管。這辦事員姓什麼?

伙計——多著哩。

座客——他們訂的公團章程有沒有呢?

伙計——誰說沒有;怎麼您——要看嗎?

座客(勃然)我不要再看你說我不懂麼?這混蛋東西……

伙計——您問幹嗎?

座客(理窮智竭似的,惡聲)下去!沒有多話講。(伙計走回。座

客裝作氣忿忿的坐着。女座客睨着畫家)

一個素衣的女郎由廊左角盈盈的走來。她的軟帽載得很

低,面龐美好,帶有英爽氣;她的步履活潑——腿部修長,着的高

跟鞋;正是一個西洋女子的模型。她的左臂間挾着的幾部外國

文的書;又顯然表示了她正在受高等教育。

伙計(迎上來)您喝茶,那邊有位兒。

女郎(四望,看見畫家,很詫異;但畫家沒有覺得,因為正在苦悶

和悲哀中沈思着。)不是,找陳先生。(座客回頭注視着,她對畫

家這邊走上幾步,伙計也跟上幾步)

伙計——就是定這座裏的陳先生?不錯;您貴姓?

女郎——別管;陳先生到底來過沒有?

座客(插口)來過。您是林小姐嗎?伙計睨着他冷笑。

女郎(對伙計)陳先生什麼時候來的?

女座客(指着丈夫的鼻子)丟臉不丟臉!

伙計——剛在這兒定的座。您是……會他嗎?在這兒待待罷;九點只差十五分鐘啦。(逼近畫家身邊,將一張空椅一變——畫家全身都震動了一下。)先生!

畫家(回頭)幹嗎?望見女子,一怔;女子也一怔:對視一忽。啊,密斯林!

女郎(咳嗽)你——密斯忒柳(這時大家都愕然注視他倆)。我聽說你不是去年到法國去了嗎?怎麼……

畫家(暗湊地)沒有去。(貼起)

女郎(注視他)怎麼沒有去?你到天津我還接了朋友的信呢;說已經……

畫家(忍聲)到天津又回來了……

女郎(走近他)奇怪!怎麼又要回?

畫家(悲哀)……痲病過了……錢就花去做喪事了。

女郎(低聲)……不用傷心嗎;我們雖然只會過兩次,但是你的情形我都知道的。坐嗎,我們喝茶。伙計(同坐)

伙計(怪聲)聽見啦!(走來取壺,暗地對那兩座客一努嘴,咳了一聲。女座客只偷睨着格格地笑。伙計一會送上茶來。)

座客(低聲嘆氣)一碰就行了,真是世風敗壞……

女座客(高聲)你別管這是人家的私己事。

伙計——對啦!遊藝園多著哩!

座客(再嘆)這也是學生學的就是這模樣。

女郎(拾起地上的畫架,看着畫)啊,就是 William Lin。我都忘記了……(停一會)密斯忒柳幾時回來的?現在住在——

畫家——母親死了我就在今年四月間回來了。(臉埋在手裏)

女郎——你這畫預備送到展覽會麼……

畫家——道那裏有希望……

女郎——笑話。

畫家——畫了也只好送把朋友算了,反正……

女郎——幾時成功的……啊,沒有完,倒是很怪:你這是創作嗎?

怎麼一定要拿到公園裏來畫？

畫家——待在屋裏畫太悶煞人。

女郎（看畫良久）這張畫比先前放在展覽會的那張就淺薄得多了。

畫家——何以見得（覺得她的話很唐突）。

女郎（顧視）不是畫的象徵派麼？

畫家——正是，你以為怎樣呢？

女郎——我知道這綁着躺在地下的是一個受社會或種種壓迫的青年；旁邊那站着的裸體女人就是異性的誘惑。是不是？

（畫家點頭）那麼這些花花綠綠的背景畫這許多幹嗎？真是畫蛇添足呢。

畫家（毅然）通通包含了有意思！你再仔細想想罷！

女郎（注畫）這條小河呢？有意思嗎？（頃之）呵，我知道了。這河就是人生的道路！

畫家——正是！你真是聰明。還有呢？

女郎（搶口）這樣看來就是象徵這青年沒有解除這束縛的能

幹，沒有走人生的正軌的希望麼？

畫家——那哩！不是沒有希望，簡直是他不明白不願意去解他身上的束縛！你瞧，他的右手不已經自由了麼？還玩着身邊的石子呢！（微笑）

女郎——這些石子幹嗎？

畫家（笑着）打牌嗎——上球場嗎——遊戲園嗎——種種的惡習。

女郎——……然則縱慾也應當歸作一類了。怎麼又另畫個女人站在旁邊幹嗎？

畫家——中國的社會那哩准青年們和異性隨便結交！一班人的心理：無論如何總覺得打牌看戲都沒有什麼罪惡，男女關係就有傷禮教了……只是我畫的這女人卻又是一個見解。有的人他們既然能毅把束縛除去，卻又有這一關使他們消沈頹喪，不也還是不能去走人生的大路？

女郎（搖頭）這你錯了。有的人以為人生就只要能得到異性的愛就算達到目的了。你那人生大路到底又另有什麼意思？

畫家(悄聲)譬如我你,已經精神的戀愛了!要是有個女子來誘惑我,我決不會理她的!

女郎(赧然)就算你對了。那嗎精神的愛就是唯一的人生目的?畫家——當然寬泛一點講和平——博愛——都是。可是只求不到(指畫)你看這條小河——拿河來代人生大路,可見就難於進行了,并且又沒有船可渡。

女郎——要是我會游泳呢?幾下就游過了河,不就算達到目的了麼?還是容易,你還是講不下去。(勝利地對他微笑。)

畫家(噉然)游過河去——那邊岸不也是一樣?荒山峻嶺!沒有一點生物。

女郎(恍然)啊,河盡頭的大陽,就當作人生的目標麼?

畫家——正是!你要求真正人生的目的就得朝太陽底下游去。

女郎——這又有什麼目的?那裏會泗得到到你泗到牛腰,太陽不會落山了嗎?(笑着。)

畫家——人生就是這樣。

女郎——(對他疑惑的視着)你以為人生就和這一樣——老

沒有目的?

畫家(自得)自然!依我們的藝術觀:好比人類要求和平,就只是空想。文明更進步,和平就更沒有希望,人生也就是不過我們在畫面上表示表示而已。你瞧這畫上面花花綠綠的背景,就是所謂粉飾太平罷了。對不對?

女郎(注視他微笑)算是想透啦!……也難怪你的畫沒有人懂得。

畫家——你的文藝作品我很傾心。

女郎——請你不要盲目的吹揚我。

畫家——不是,我從來就沒有盲目批評別個。……我知道你的作品發表的并不多,卻是篇篇很精美;……別的我都不大愛,只有「楊花紀念」那篇我十分傾心。

女郎(微笑)你的鑒賞眼光不差,我自己也只覺得我的作品獨只這一篇比較滿意一點。

畫家(呻吟)……是寫一個女英雄,她斬絕了情愛去立願恢復她那行將滅亡的祖國不是?……真正寫得灑脫,和羅馬皇帝凱

離時候的埃及女王 Cleopatra 一樣！……我覺得你那個女英雄比 Cleopatra 卻更偉大些；到後，她的事業成功了，爲了情愛自殺了……唉，我一看到這裏，真覺得無限的悲哀。

女郎（全然傾倒）你的心和一張明鏡一樣……那麼你可以指出我的錯處來麼？——這件作品。

畫家——小小的瑕疵算不了什麼……不過使我痛恨的：這樣的作品反沒有人注意，文壇上真太沈寂！

女郎——那倒算不了什麼……有你了解我很滿足了。（露出一點媚態。這時兩人都默然，兩下彷彿都在表示愛慕了。）（兩座客一面嘲諷着下）……你現在住在那裏？

畫家——我舅父家裏，那地方你知道罷？

女郎（點頭）……你舅父怎麼不幫助你出洋呢？

畫家（嘆氣）……我在那裏住還覺得時常遭他的白眼，還說得到那些……說到這些事我就只想自殺！

女郎——笑話！

畫家——並不是爲生活壓迫的緣故——你該知道：我是爲我

的藝術就和谷虛一樣算了。

女郎（搖頭）谷虛自殺卻是一種藝術熱狂的緣故；這樣自殺也沒有什麼價值。

畫家——你的話并不錯。我是說我的自殺卻是爲的世界上的

人沒有一個人認識我——就只除開你。

女郎（睨着他）有一個人就行了，何必那班昏庸的俗人作偶像的崇拜？——這也是無意識。

畫家——你了解我還不只是了解我。

女郎——當然可以幫助你嗎！

畫家——幫助我什麼呢？

女郎——你的生活問題——我可以間接替你……

畫家——哦，物質的幫助是不是？我只能道聲謝意。

女郎——除開這一點究竟幫助你什麼呢？

畫家——我要你神聖的精神安慰！

女郎——你簡直是……算是我安慰你了，又怎麼辦呢？

畫家——我就努力創造！

女郎——創造以後呢？

畫家（啞住）……這把你……做報酬嗎，這就甘心了。

女郎——喔，然則你就只做我一個人的奴隸麼？你不要世界上的人了解你歡迎你麼？你不願意做拉飛耳米勒那一班人麼？

畫家——那就更奇怪了。難道你的能力可以一把給我提拔起來嗎？

女郎——不是這麼說的。我覺得如果有人幫助你一點物質的需要，你在社會上的地位就站得高些，那麼你的發展機會就容易了。懂不懂？

畫家——我很感謝你——不過，我以為我們兩人起先應該要竭誠的相了解；不然徒然一點朋友關係上的負責，將來恐怕……

女郎（誠懇）密斯忒柳，我看了你的畫已經算是了解你了。（對他笑）

伙計（高聲）小姐！陳先生快來啦，是這兒過身，就會到。

女郎（視畫家）你就在這坐坐麼？我跟你介紹。

畫家——他是誰什麼樣的人？

小說世界 認識

女郎——陳煥文。很出名的小說家，詩人；他教過我的書。

畫家——哦，我不願意會他，這是個虛偽傢伙！

女郎——你不應當惡空毀壞他！（不樂）

畫家（一壁檢畫具）他約你為什麼事？

女郎——你別問起這些……走麼？

畫家——走算了。不然一定會妨礙你們的佳會。

女郎——哎，中國的男子就是這毛病！利害好像交朋友就只有一兩人的專利……

畫家——並不是，你別誤會。（提起畫具朝假山邊走去。）我覺得

女郎——果真走（站起）

畫家（回轉身）自然我是希望下次和你相會的。

女郎（往後回視一下）這樣分離太叫人難堪了。

畫家（和她握手）第一層我只希望你寫信給我……（下）

（女郎歸原座。啞場約兩三分鐘）

女郎（起）伙計！伙計！陳先生來了，你說我剛才家裏有人找我，不得不爽約。你代我對他道聲歉，這裏有幾個酒錢收了罷！

九

伙計——謝謝您。我一定照您對他說就是！

女郎——剛才那位先生往那兒走的？

伙計——已經出團門了嗎；往外面走的。（下）

（女郎趕急追去後約兩分鐘時，一個矮小的紳士上。）

（幕閉）

夜雨

（曾劍雲）

細雨絲絲，抽出我離言的心事；

涼風颼颼，引起我搖擺的意志；

卸是孤燈閃閃，照不透我隱秘的良知。

小詩

（岳鳳高）

（一）

女子，

溪畔樹陰下坐着的女子，

我深深地感謝你了；

因為你已給與我無窮的不可言喻的詩意！

（二）

這是如何慘淒而失意的事情啊！

當孤舟將抵岸時，

被颼風的屏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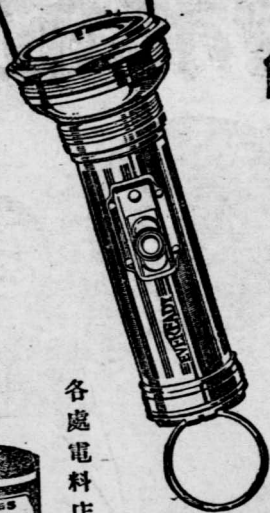
又忽然颼去！

十五，五，十三深夜。

永備電筒

穩妥
經久
可靠

永備電筒為電筒中之最新最完善者並經試驗確實用之定能經久滿意應請用此電筒之先進



美國
紐約
美國永備廠製造

各處電料店均有出售



永備電筒
無線電機中應
常用永備無線
電池

永備標準
電池各種
電筒中無
不適用

EVEREADY

740

東方又 713(11)

白龍香煙

獨步一時



中國南洋兄弟
烟草公司出品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忠厚的失敗者 (一)

(紅蕉) (家驥)

親闖到底年紀還小咧。整日價和他母親廝纏着。也不懂得什麼叫悲哀。伊哥哥志青清早便進學堂的。母親卻因着感念伊丈夫在日的相愛。時時流着淚。雖則還是勤勤懇懇的處理着家事。然而因着感念過甚。總覺什麼多少了興味。親闖知道些什麼。瞧見

伊母親哭。伊以為無味得很。便也陪着哭。有時候伊瞧見母親哭了。伊去躲在門後。做着貓叫狗叫恐嚇着。伊靈靈無知的心理。感着母親冷冰冰不像往日的笑容。便以為母親不喜歡伊了。悄悄的一個人從樓上走到樓下。前院穿到後院。找不到什麼好玩的。重又撲進了伊母親懷裏。伊母親瞧着親闖那種無聊的樣子。也

很想打起精神對伊。無奈總被悲哀抑制了。想送伊進幼稚園去。吧。又覺志青既進了學堂。再把伊送進了幼稚園。家裏只剩下已和徐媽兩人。太也寂寞。而且親闖纔有六歲。每天由伊在街上來去。兀是不放心。

這天徐媽的糖子帶領了徐媽的兒子小林來看望徐媽。臨走的時候。卻把小林留下了。伊說伊丈夫現在也在家裏閒坐着。米糧更一天貴似一天。再不能多供給一個人的飯食了。徐媽隨着也無可奈何。瞧瞧小林。覺得比伊出來時候瘦多黑多了。便想起自己丈夫要是不死。自己也不用出來幫人家。小林更不用寄養到

人家去。只覺自己的命。生得太苦了。想着想着。禁不住抽抽咽咽的哭了。小林一聲不響的坐在門簾上出神。那小心裏彷彿也想了什麼。忽然也放聲哭了。

紐蘭的母親。正在房間裏做着流淚的功課。聽着哭聲。拭着淚走了出來。看見小林坐在門簾上嚎淘大哭。徐媽又在那裏抽咽。好生奇怪。徐媽看見主人出來。連忙止了哭。詳細的聲述了一遍。並且懇求着道。我現在什麼都沒有了。只剩小林這孩子。他孀娘既不肯養他了。除非餓死。小林要是死了。我也只有跟着他同死。倘使太太能發些慈悲。讓他留在這裏。白吃一碗剩飯。救了他的小命。便彷彿救了我徐媽。我情願出心出力的替太太做一世。更不拿一個工錢。紐蘭的母親聽着。覺得自己和徐媽。雖則貧富懸殊。同是處的未亡人境地。自然有一種同情的憐惜心。便道。我看小林倒也並不討厭。你也不用哭了。由他在這裏罷。你還是照常拿你的工錢。做你的事。小孩子吃飯也吃不了多少。我們正太冷靜呢。多個小孩子熱鬧些很好。八歲的孩子。也不能做什麼事。只叫他伴着紐蘭小姐玩罷。徐媽聽了。自是感激道謝。小林看見紐蘭

的母親。早已把哭止住了。徐媽一把拉着他的臂膀。叫他向紐蘭的母親磕了個頭。紐蘭的母親又揀了幾件志青穿下來的舊衣服給他。於是小林便安心住下了。

紐蘭見着小林。覺得自己有了伴侶。非常快活。第一天還有些生疏。第二天便在一起玩了。小林是一個鄉下孩子。一切都沒有見過。紐蘭便把伊一件件的玩具。自動汽車。會叫的狗。跳舞人。都搬出來給他看。只樂得個小林手舞足蹈。志青也只九歲。咧。散學歸來。也是和在一起鬧着。覺得比小林沒來時快樂得多。小林更有一搭沒一搭講些鄉間的情形。牛拉着水車怎樣轉。狗怎樣打着架。嘴裏講着。還要裝出些不倫不類的樣子。引得開堂大笑。紐蘭的母親見小孩們都快活活。心裏也自暢快。轉是徐媽時時刻刻留心着小林。見他弄着紐蘭的玩具。恐防弄壞了。呼喝着不許弄。見他跳着跑着。又恐怕他撞痛衝倒了紐蘭。又呼喝着不許跳。不許跑。

小林白嫩的手臂。溫文的臉色。絕沒有一點兒下流社會兒童的習性。一天到晚。只是天真爛漫的伴着紐蘭。紐蘭的母親看待他。

也和自己兒女一樣。

一天小林病了。小孩子們也不懂得什麼是生病。糊糊塗塗的不過覺得頭痛。一切都沒有興味了。本來一清早就起來的。這天人雖醒了。卻懶懶的只是睡在牀上。扳着指頭。算着紐蘭給他的香煙畫片。紐蘭起來之後。覺得很奇怪。在後園玫瑰花棚前後尋了一通。只是不見小林。自己拾了一回落下的玫瑰花。也非常乏味。便呆呆的坐在石階上出神。伊想起了前天和小林相罵的事。徐媽呼喝着小林。說是要把他送回鄉間去了。現在小林既不見了。決計是徐媽把他送回去了。小林回到鄉間。便沒有人跟他玩了。自己也沒有小林一起玩。不是大家都很孤寂嗎。又想着昨天小林說過。今天要和伊一起做玫瑰糖的。現在小林去了。玫瑰糖也做不成了。想着傷心起來。放聲哭了。小林睡在牀上。聽得紐蘭哭聲。掙扎着要起來。剛剛坐起。眼前一黑。又栽倒了。這樣坐起跌倒了幾次。便也大哭起來。哭聲直打進紐蘭耳管。知道小林沒有回去。急急跑到小林屋裏。眼淚還在兩頰上掛着。卻又笑着爬上小林眠牀了。小林一見紐蘭。停了哭更忘了頭痛。只和紐蘭在牀上

玩着香煙畫片。

紐蘭和小林相處既久。愈加形影不離。紐蘭的母親。倒也因此解除了階級觀念。第二年紐蘭進學堂。一定要小林同去。小林也鬧着要去。紐蘭的母親說。小孩子讀書。一年也不過三五塊錢。讓小林也去好了。徐媽一定不答應。看見小林鬧。重重打了一頓。小姐少爺是有錢的。自然要讀書。你是個老媽子的兒子。讀什麼書。將來至多不過種種田賣賣菜。讀了書有什麼用。嚇得小林更不敢再鬧。無奈小林不去。紐蘭也不肯去學堂裏。紐蘭的母親看不過了。情願替小林出學費。徐媽只纔讓小林進了學堂。飛快的光陰。這年紐蘭小林都在完全小學裏畢業了。小林考了第一。紐蘭也考了個優等。學校裏行畢業典禮的一天。畢業的一級。有一齣「新人家」的表演。小林扮的是一個窮少年。紐蘭扮一個富家的小姐。這富家小姐。學問非常好。而且沒一些兒富貴驕人的氣態。和這窮少年本來是同學。逐漸發生了愛情。經了許多折磨。終於結婚了。組織成一個新人的家庭。在開會的先幾日。紐蘭和小林。都把脚本讀得爛熟了。所以到表演的時候。說話神

情動作表示都非常貼切。觀眾不住的贊嘆拍掌。當他們演到結婚的一幕時。小林和綉蘭似解非解的心靈。也兀是勃勃的跳出了無限真情的喜悅。相抱着相吻着。綉蘭更羞紅霞暈的。掀起了全場的鼓掌。綉蘭的母親和徐媽。也都在揚看着。綉蘭的母親嘻嘻的笑。徐媽心頭笑着。臉上兀是怒着。以爲小林太沒規矩了。不知道知恩報德。反而做出這種欺侮小姐的情形來。等得散會回家。竟很很的罵了小林一頓。小林受着罵。茫無頭緒。悄悄的哭着。只不懂小姐何以不能給我小林吻着。十五歲的孩子了。說不明白。到底也有些明白了。他想「新家庭」雖是本假設的劇本。那劇本裏的小林。到底娶了綉蘭。難道真的小林。便沒有娶綉蘭的希望。終究不能打破這貧富級階嗎。他越想越糊塗。悄悄的便去問綉蘭。綉蘭比他還小兩歲。知道些什麼。只是笑着。過了幾天。徐媽忽然向綉蘭的母親道。小林受太太的恩。我是知道的。這世也報答不盡了。只是小林年紀日漸大了。便是書也讀得不少了。窮人家的孩子。纔要叫他去學生意的。現在他叔叔在輪船上做茶房。出息也還好。因此我也想叫小林到船上學習。

學習。前天我已和他叔叔說過了。說是正要灌人咧。所以要請太太的示。明天下午就把小林送去了。省得被人家先占去了位置。綉蘭的母親聽着確也在情理之中。而且綉蘭年紀也逐漸大了。更不能再使伊和男孩子厮混着。便是留着小林在家。總不能說是再把他送進中學讀書。自己雖則並不在乎這幾多錢學費。在親戚朋友方面看來。去栽培一個老媽子的兒子。總不免多所猜度。生出許多是非來。要不送小林去讀書吧。看小林這孩子生得既聰明。又自知習上。萬不忍當他一個差喚小廝。埋沒了他一生。既是徐媽已和他叔叔說好了。去學習茶房。職業雖小。地位雖賤。然而行行生意出狀元。總比做個童養小廝好得多。因此也就應許了。徐媽出來。把這事告訴了小林。叫他自己收拾收拾行李。明天下午就要送他到叔叔輪船上去的。小林聽了。心裏一怔。小孩聽說有新事業幹。自然快活。先冥想輪船上的情形。乘風破浪的多麼有趣。先自笑了。笑容未斂。忽又想起自己到了輪船上。便不能再和綉蘭在一起。更不知到了輪船上。有沒有人和自己做伴。又想起在學校裏時。同級的李癸生常自趁己着不在綉蘭旁

邊的時候。這吃的玩的給親闈。要叫親闈不和我相好。多幸虧自己常日伴着親闈。沒有機會給李癸生破壞。萬一自己上了輪船。親闈聽了李癸生的話。不和我好了。不是挽回也來不及了嗎。又覺悵悵不歡。偏偏這天親闈病了。睡在樓上。徐媽因為小林年紀漸大了。不許他常到樓上去。小林一面想着。一面理着自己的東西。覺得這消息來得太也突兀。親闈未必會得知道。於是抽了張紙。用鉛筆寫了幾句話。預備趁機會遞給親闈。那裏知道徐媽兀是這樣那樣。噲噲個不了。看看天黑了。晚飯了。還不得機會上樓。這天親闈受了些暑熱。昏昏的睡着。整天便沒有吃東西。親闈的母親忙着把行軍散紅靈丹等等家備藥品給伊吃了。直到晚飯過後。纔清爽些兒。靠在牀上養神。看見徐媽拿着伊的熱水瓶上來。嘴裏正渴。便自己接了。慢慢把蓋旋開。卻見一個紙團兒掉在手上。隱隱有些字跡。扯開一看。只見上面寫着「明天母親要送我上輪船去當小茶房了。你知道嗎。我們也要說「再會」了。我去了得空便會來看你的。不得空我也會寫信給你的。你不用筆記我啊。輪船上總有不少新鮮的事。我慢慢碰見了再告訴你罷。不

過我去了之後。你千萬不要聽信李癸生的話啊。你的病好些了嗎。最好明天早上你能完全好了。小林鞠躬。」親闈看了。還以為是小林騙他的。等得伊母親上來了。便問道。小林明天去當茶房了嗎。伊母親道。不錯。也是小林運氣來了。輪船上當個茶房。也很有生發的。親闈一聽是真的。心裏便難受起來。又聽伊母親嘮嘮叨叨在那裏說着男子總須自立的話。知道母親對於小林這事非常贊成。更不敢說是不叫小林去。只悶悶睡着。一會兒伊母親也睡了。靜悄悄地伊便起了無限雜亂無章的思想。忽然又想起了小林要伊做的樟腦丸袋兒還沒做好。便悄悄爬了起來。擰開了電燈。拿出鉤子和線團來。一針針的結着。那裏知道心裏越亂越急。越急越慢。再加着病了一天。沒吃東西。臂膀裏軟洋洋的。做不動主。小小一個袋兒。直到半夜一點多鐘。方才結成。睡到牀上。又兀是睡不着。等到真真疲倦而睡去了。一覺醒來。已經第二天的十一點鐘了。

第二天早上。小林一早就起來了。收拾收拾東西。徐媽又叫他去剃了個頭。親闈的母親又找了不少志青的舊衣服給他。大家都

有一種依依惜別的神情。小林更等着紹蘭遲遲不起來。心裏勃勃的跳着。好容易看見紹蘭從樓梯上下來了。連忙笑着相迎。卻不道紹蘭板着面孔。理也不理。瞧見紹蘭拋拋鼓起的眼皮。也不知是哭腫了的。還是睡腫了的。既摸不着頭腦。益發心裏難受。吃過午飯了。紹蘭還是一聲不響。一會兒將個小紙包兒往小林手裏一塞。又自上樓去了。小林解開紙包一看。卻是個樟腦丸。料想紹蘭並沒有恨他的心。所以仍舊替他結了這個袋兒。把個袋兒看着又看。顏色既鮮明。式樣又玲瓏。知道必是紹蘭纔趕做起來的。只有說不出口的感受。便從衣袋裏摸出一粒樟腦丸。想裝在裏邊。好掛在身上。那裏知道張開袋口。裏邊還有張紙條。抽出一看。卻是「你去罷。你去罷。你快快去罷。我知道你決計是不和我相好了。所以你竟肯答應到輪船上去。那末你去罷。我也不和你好了。」的幾句話。把個小林驚得呆呆的出神。只希望紹蘭下樓來。有機會申說一遍。表明表明自己的心跡。偏偏紹蘭再也不來了。

徐媽把應做的事做開了。叫了兩輛洋車。把行李先搬上車子。又

叫小林給紹蘭的母親磕個頭。謝了幾年來收留栽培的大恩。紹蘭的母親把小林扶得起來。又叮嚀着道。在外邊做事。不能像學堂一樣。待人要和氣。做事要勤謹。第一總要自己學好。留心交友。我待你便和自己兒女一樣。原也不望你報什麼恩。不過你母親既在我這裏。輪船進口。你便時常來看看你母親。我也可以見見你。只望你將來能逐漸發展。成家立業。那我也快活的。紹蘭的母親說着。徐媽在一旁聽着。記住。對啊的呼喝。小林聽着紹蘭的母親一句句說完了。纔裹着眼淚出來。走過院子。一步一回頭的望着樓窗。模糊淚眼。彷彿紹蘭靠在窗檻上目送着他。徐媽在背後督促着。又不敢停留。走出大門了。彷彿紹蘭在叮囑着說不要忘記寫信。連忙回頭。凝神望去。樓窗裏已不見紹蘭的影子了。只得跨上車子。由車夫拉着。茫茫自去。

(未完)



敲詩小集
(第二次揭曉)

原題

- (一) 疎星○○向人明 幾點 隱約 歷歷
(二) 鐘○出霧遲 殘 聲 寒
(三) 楓葉○吳江 老 滿 落
(四) 春江○釣船 泛 放 一
- 以何字爲最佳。請說明理由。

答案。此次所接應徵者之答案。多半與出題者所擬不同。然亦有理由。故出題者不敢武斷誰是誰不是也。只將出題者原擬答案。先列於下。然後應徵者不同之答案。選擇若干卷發表以代表其他。以供同好者之推敲可也。

出題者原擬之答案。

(一)以歷歷二字爲佳。因隱約與明字衝突。幾點與疎字略嫌重複。惟歷歷二字。表明「明」之狀態。多此二字。則明字更有精神矣。

(二)以聲字爲佳。因此句重在一「霧」字。因有霧故鐘聲爲之阻礙也。與寒與殘。毫無關係。若用寒字或殘字。則霧字不著重矣。無霧時是尋常情景。有霧時是特別情景。此句終以著重霧字爲佳。

(三)以老字爲佳。滿字落字意思都較淺。

(四)以放字爲佳。因泛字太淺。且釣船與游船略別。似不宜用泛字。用一字句子固老練。然與上文春江二字情景不合。古詩用一字者。如「天地一沙鷗」。如「江湖滿地一漁翁」。如「乾坤一草廬」。曰天地。曰江湖滿地。曰乾坤。境界何等廣闊。反襯出下文一「一」字。故佳。若春江則不然。春江二

字有一種倩麗情景。並非廣闊之境界。故用不得一字。

應徵者之答案。

沈勤成君答。(一)隱約。(二)聲。(三)落。因老滿二字情景已屬過去。(四)泛。泛字已包括放字的意義。且還有游玩的情形。

吳嘉壽君答。(一)隱約。(二)寒。用寒字正爲其出霧延遲之故。(三)老。老字能包括落滿二字。(四)泛。一字太呆。放字亦屬死景。

劉士民君答。(一)幾點。(二)殘。(三)老。(四)泛。

張竹君君答。(一)隱約。此句要點全在一疎字。既是疎字。稱曰幾點。未免重疊。如稱歷歷。又未免與疎字矛盾。惟用隱約二字。形容最爲得體。(二)殘。此句聲寒兩字雖均可用。但既有殘字。則自以殘字爲最傳神。因鐘既將殘。則其出霧遲也必矣。(三)落。此句老字似無意義。滿字嫌其過於空泛。惟有落字尙可用得。(四)泛。泛放意義相等。但放字無泛字之間情逸致。故以用泛字較佳。一字失之太板。

夏虛生君答。(一)隱約。(二)殘。(三)落。(四)泛。

許伴山君答。(一)歷歷。(理由與出題者大略相同)。(二)寒。(三)落。老滿都是表示過去的死景。(按許君以爲滿者。落葉鋪滿江面也。其實亦不然)。(四)一。表示春江內只有一釣船。是春天的早晨或晚上的景緻。

金師虛君答。(一)幾點。(二)殘。聲字太平。寒字太做。惟殘字最自然。(三)落。最現成。(四)一。勁而有力。杜菊狂君答。(一)幾點。(二)殘。(三)老。(四)泛。

胡儒誠君答。(一)隱約。幾點與疎星。意思相似。則不必疊用。歷歷則與疎星相反。亦不合用。隱約則謂疎星之隱約。是描寫稀疏之狀態。(二)寒。鐘殘謂鐘之殘缺。與出霧遲不相聯續。鐘聲則鐘之發聲。與出霧亦無關係。鐘寒則鐘因天霧而寒。故佳。(三)落。(四)泛。放釣船本可用。但與游賞春江之意不甚合。一釣船則江上惟有一隻釣船也。泛釣船謂春天時候。在大江之上。浮泛釣船。以尋樂。故以泛字爲最佳。

邱匪莽君答。(一)幾點。隱約則不明。歷歷則近而可數。不如幾點之不卽不離。而隱約可數也。故吾以幾點爲佳。(二)聲。聲字最佳。出霧聲遲。其爲寒爲殘。均可想見。(三)落。老滿二字不如落字之活。(四)

一。泛放字似平。不如一字之佳。人家游春。吾乃獨釣。是亦大可悲已。

尹哲雄君答。(一)隱約。幾點和疎字重了。歷歷又作明晰解。疎星非晨卽晚。定不明晰。故莫若隱約二字爲妙。(二)殘。鐘字裏面已含聲的意思。寒字更無意思。惟殘字最宜。形容曉鐘初罷。餘音裊裊於晨霧中。(三)老。滿字落字。皆無詩趣。直敝一種死境而已。惟老字甚妙。因楓葉紅而頓覺吳江老矣。(四)一。泛放同意。用於此句。似覺太俗。惟一字妥貼。而且含有詩意。

汪劍餘君答。(一)幾點。幾點與疎星相連貫些。「疎星幾點」却得有特殊的本能。獨向人明。寓有幾個英雄高出羣衆表現其本色的意義。(二)寒。物理學。熱則澎漲。冷則收縮。天氣寒冷。空氣凝結。傳音甚遲。又加以霧中含水分子最多。亦爲阻止聲的流動。兩重關係。鐘的聲音出霧遲了。(三)老。滿與落均是死的。若丹楓照耀吳江。大有隱者風味。景緻是生的。葉還在楓樹上。(四)一。一釣船。實是遺世獨立的精神。

張少銘君答。(一)幾點。(二)殘。(三)老。(四)一。

附白。應徵者之理由。因限於篇幅。不能完全披露。至以爲歉。務請原諒是幸。

七月六號以後收到之卷不及排入。只得補行揭曉一次。

小詩 (首二)

(春榮饒)

(一)

微皺的湖面，

倒映着一痕青山；

晚風吹來，

拂動着氾氾的柳線。

啊！

故鄉的湖山，

如在夢裏！

(二)

月兒，

我感謝你！

在你如水的清光之下，

我回憶着幾多往事，

追悔着幾多過失。



文壇秘錄 (五)

包慎伯軼事

涇縣包慎伯先生（世臣）文章經濟。爲世所崇仰。相傳先生家居時。每屆納完丁漕。必具衣冠。親將稅銀送至縣署。向縣令一揖曰。此國家正稅。拜懇代爲轉運。以供國家之需。別出。又必一揖。一日。先生之兩傘。置於邑城門外。爲人竊去。先生向縣令索償。縣令謂先生自不慎所致。先生怒曰。君爲一邑之宰。城門猶如門庭。此不能治。尙能治一邑之盜耶。卒索償而去。（惠生）

徐電發之楓江漁父圖

清初徐電發(鮑)嘗著續本事詩。著名於當時。電發有楓江漁父圖。同時名人如朱竹垞。王漁洋。尤西堂諸人。皆有題詠。其圖予嘗一見。圖不甚佳。然題詠之多。無出其右。清初名人墨蹟。有爲今日所不易見者。得於此卷見之。洵可貴也。其題詠向有輯錄成冊者。曾刊美術叢書。原跡曾藏吳興陸叔桐先生處。今藏蛟川周雨青先生處。價值約在千元上下也。(秋山)

孫供奉與碧雲霞

(心吾)

孫供奉。孫菊仙也。碧雲霞。有關政局之女名伶也。人盡知之。但此則所載者。非鬚生秦斗及大名鼎鼎之伶人。乃一猴一馬之名。請爲述之。以博一粲。唐明宗播遷。有弄猴者。猴頗馴。能隨班。明宗賜以緋。號「孫供奉」。(見幕府燕聞)

「碧雲霞」厩馬也。莊憲太后臨朝。以賜荆王。王惡其旋毛。太后知之曰。「旋毛能害人耶。」留以備上閑。爲御馬第一。以其吻肉色如霞片。故號云。(見邵博聞見後錄)

印 精 樓 芬 涵

說 小 人 宋

如已輕文詳有勸印茲及舊小收取本來養長顯亦考文短小宋
 下出更之註異諸精擇精槧說藏涵不單文見足詳證字篇說人
 版改下於同本加尤校付本鈔爲類樓購向涵增淺史或事多著
 者現不原特問校付本鈔爲類樓購向涵增淺史或事多著

東坡志林蘇軾	仇池筆蘇軾	蘇黃門龍川別略志蘇轍	稽神錄徐鉉	玉照新志王明清	齊東野語周密	梁谿漫志費袞	老學庵筆記陸游	邵氏聞見後錄邵博	邵氏聞見錄邵伯溫	河南聞見錄邵伯溫	春渚紀聞何蘊	涑水紀聞司馬光	歸田錄歐陽修	燈下閒談佚名
五角	二角	四角	五角	四角	四卷	五角	二卷	三卷	二卷	二卷	二卷	二卷	二卷	二角
捫蝨新話	雞肋編莊季裕	鶴林玉露羅大經	青箱雜記吳處厚	東原錄龔鼎臣	隨隱漫錄陳世崇	投轄錄王明清	嬾真子錄馬永卿	珩璜新論孔平仲	澠水燕談錄王闢之	石林避暑錄話葉夢得	塵史王得臣	默記王鈺	脚氣集車若水	
册二	册二	册三	册三	册二	册二	册二	册三	册三	册二	册二	册二	册二	册二	二角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文藝叢刊

【甲集】

宋元戲曲史

一冊 六角

本書論列依據史乘文籍足資蒐討

梨園佳話

一冊 五角

是書首論京調徽調及崑曲次論京調各劇之唱法末附前清咸同以來名伶小史

顧曲塵談

二冊 六角

本書於詞曲分別配調規矩平仄差異等敘述甚詳

西洋演劇史

一冊 二角

本書敘西洋戲劇之沿革自希臘羅馬以至現代凡文豪名伶無不備載

讀畫輯略

一冊 四角

是書專記名人手蹟第一卷辨別真偽第二卷以下斷代為書搜羅殊備

小說叢考

二冊 八角

前人所作小說類有所託使讀者不易捉摸是書探索源委一一證明凡文學家歷史家以及彈詞戲劇專家皆可作為考鏡不徒嗜小說者所宜人手一編

歐美小說叢談

一冊 五角

是書記歐美文學家小史及其著書大略附以論斷詳盡無遺

橐園春燈話

二冊 六角

是書記歐美文學家小史及其著書大略附以論斷詳盡無遺

右書二種於詩話詞話中別開門徑

【乙集】

中國雕板源流考

一冊 二角

中國雕板印書始於隋唐此書援引確實疏證詳明欲知板本淵源與中國文明者不可不讀

小說考證

三冊 一元

小說考證續編

二冊 八角

小說考拾遺

一冊 二角

前列三書考據極詳凡原書所載事迹與經史互異者必搜尋其來歷為嗜讀小說與喜觀戲劇者所必讀

假利券

一冊 二角

此書為托爾斯泰名著之一描寫人心惡念之起伏警醒世人不少

沉船

二冊 一元

是書乃印度詩人太戈爾氏所作之長篇小說討論戀愛問題至為深切

西廂記

小說枝談
(續)

諸暨蔣瑞藻孟潔

劉燕哥太常引詞末句云。第一夜相思淚彈。徐士俊云。王實甫曲破題兒第一夜。卽此意。溪堂柳梢青詞云。昨夜濃歡。今宵別酒。明朝行客。徐云。西廂前暮私情。昨夜歡娛。今日別離。殆做此耶。東坡南柯子有感詞云。何物與儂。歸去有殘妝。徐云。卽會真記靚妝在臂之意。按本詞又云。美人依約在西廂。王實甫曲題目。蓋本諸此。山谷鷓鴣天詞云。覩得羞時整玉梭。徐云。王實父推整素羅衣之句。與整玉梭相類。瞿存齋賀新郎題秦女吹簫圖詞云。天若有情天也。許人間夫婦咸如是。徐云。關漢卿云。願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按存齋名佑。字宗吉。明仁和人。此當是翻曲入詞耳。(菴猗室曲話)

王實甫才情富麗。真詞家之雄。但西廂首尾五卷。曲二十一套。終始不出一情字。亦何怪其意之重複。語之蕪類耶。乃知今元人雜劇。止是四折。未爲無見。(何徐曲論)

王實甫西廂。其妙處亦何可掩。如第二卷混江龍內。蝶粉輕沾飛絮雪。燕泥香惹落花塵。繫春心情短柳絲長。隔花陰人遠天涯近。香消了六朝金粉。清減了三楚精神。如此數語。雖李供奉復生。亦豈能有以加之哉。(同上)

西廂內如魂靈兒飛在半天。我將你做心肝兒看待。魂飛在九霄雲外。少可有一萬聲長吁短歎。五千遍搗枕椎床。語意皆露。殊無蘊藉。如太行山高仰望。東洋海深思渴。則全不成語。此真務多之病。余謂鄭詞淡而淨。王詞濃而蕪。(同上)

北詞晉叔所刻元人百劇。及我朝谷子敬三度城南柳闇陰司。賈仲名度金童玉女。王子一劉阮天台。劉東生月下老世間配偶。丹丘先生鶯燕蜂蝶復落唱烟花判。俱曾一一勘過。馬東籬張小山。自應首冠。而王實父之西廂。直欲超而上之。蓋諸公所作。止於四折。而西廂則十六折。多寡不同。骨力更陡。此其所以勝也。昔人評者。謂玉環之出浴華清。綠珠之采蓮洛浦。信不誣也。後四出定爲關漢卿所補。其

筆力迥出二手。且雅語俗語措大語白撰語。層見疊出。至於馬戶尺巾云云。則真馬戶尺巾矣。且西廂之妙。正在於艸橋一夢。似假疑真。乍離乍合。情盡而意無窮。何必金榜題名。洞房花燭。而後乃愉快也。丹丘評漢卿曰。觀其詞語。乃在可上可下之間。蓋所以取者。初爲雜劇之始。故卓以前列。則王闕之聲價。在當時已自有低昂矣。王弇州取西廂雪浪拍長空諸語。亦直取其華豔耳。神髓不在是也。語其神則字字當行。言言本色。可爲南北之冠。王漢陂句。望東華。人亂擁。紫羅欄。老盡英雄。此水仙子也。弇州題作折桂令。鹵莽可知矣。至於實甫之意。謂元微之通于姑之子。而託名張生。是不必核。實甫之傳。本於董解元。解元爲說唱本。與實父本可稱雙璧。實父麗春堂劇。不及西廂。(三家邨老委譚)

北曲故當以西廂壓卷。如曲中語。雪浪拍長空。天際秋雲捲。竹索纜浮橋。水上蒼龍偃。滋洛陽千種花。潤梁園萬頃田。東風搖曳垂楊線。游絲牽惹桃花片。珠簾掩映夫容面。法鼓金錢。二月春雷響殿角。鐘聲佛號。半天風雨灑松梢。不近喧諱。嫩綠池塘藏睡鴨。自然幽雅。淡黃楊柳帶栖鴉。是駢儷中景語。手掌兒上奇擎。心坎兒裏溫存。眼皮兒上供養。哭聲兒似鴛鴦喬林。淚珠兒似露滴花梢。繫春心情短柳絲長。隔花陰人遠天涯近。香銷了六朝金粉。瘦減了三楚精神。玉容寂寞梨花朶。胭脂淺澹櫻桃顫。是

駢麗中情語。他做了影兒裏情郎。我做了畫兒裏愛寵。拄著拐幫閑鑽嬾。縫合唇送暖偷寒。昨夜個熱臉兒對面搶白。今日個冷句兒將人厮侵。半推半就。又驚又愛。是駢麗中諢語。落紅滿地。胭支冷。夢裏成雙。覺後單。單語中佳語。只此數條。他傳奇不能及。(藝苑卮言)

西廂久傳爲闕漢卿撰。邇來乃有以爲王實父者。謂至郵亭夢而止。又云至碧雲天黃花地而止。此後乃漢卿所補也。初以爲好事者傳之妄。及閱太和正音譜。王實甫十三本。以西廂爲首。漢卿六十一首。不載西廂。則亦可據。第漢卿所補商調集賢賓及掛金索。裙染柳花。睡損燕支皺。紐結丁香。掩過夫容扣。線脫珍珠。泪濕香羅袖。楊柳眉顰。人比黃花瘦。俊語亦不減前。(同上)

碧玉破瓜時。郎爲情顛倒。芙蓉凌霜榮。秋容故尙好。碧玉破瓜時。郎爲情顛倒。感郎不差郎。回身就郎抱。此古碧玉歌。宋汝南王寵愛其妾碧玉而作是歌也。窈窕上頭歎。那得及破瓜。但看脫葉蓮。何如夫容花。此古歎好曲也。與子夜歎閱讀曲華山畿諸歌同意。正以破瓜喻女子破身。古人託物比興。若夫容豈翫之屬。無之非是。許氏說文訓瓣字爲瓜中實。可以反其隅矣。宋楊文公誤解呂純陽功成當在破瓜年。謂俗以破瓜爲二八。而凌氏核劄。亦執是說。遂云破瓜卽二八。非女子破身也。何不於碧玉歌

歡好曲二辭求其義乎。洞賓談閉房之術。大略謂仙家采藥。須明鼎候。不失其候。成功無難。破瓜年者。卽仙經所云海水潮生山頭月白之義。其術要取二八生門。實非指破瓜爲二八也。核剖又謂填詞者。云未破瓜剛二八爲悖語。亦似未然。王實甫北西廂。香美娘分破了花木瓜。深得六個樂府意。豈亦悖邪。金元人製曲。自是立言。而不知者以爲填詞也。（戲瑕）

詞曲豔麗。首推西廂。其好處全在無端倪見生出無限愁情。而未結以一夢。明諸境皆虛幻也。夢中暗應杜將軍。尤奇。昔人嘗言齊物論之奇。在魑夢作結。而後人不知此意。妄續寄書得第等事。大晦初旨。祇成蛇足。（澹齋外言）

芙蓉亭

王實甫絲竹芙蓉亭雜劇仙呂一套。通篇皆本色詞。殊簡淡可喜。其間如混江龍內想著我懷兒中受用。怕甚麼臉兒上搶白。元和令內他有曹子建七步才。還不了龐居士一分債。勝葫蘆內兀的般月斜風細更闌人靜天上巧安排。寄生草內你莫不一家兒受了康禪戒。此等皆俊語也。夫語關閨閣。已是穠豔。須得以冷言賡句出之。雜以訕笑。方才有趣。若既着相。詞復濃豔。則豈畫家所謂濃鹽赤醬者乎。

(畫家以重設色爲濃鹽赤醬)若女子施朱傅粉。刻畫太過。豈如艷妝素服。天然妙麗者之爲勝邪。王實父不但長於情詞。有歌舞麗春堂雜劇。其十三換頭落梅風內。對青銅猛然間兩鬢霜。全不似舊時模樣。此句甚簡淡。(何徐曲論)

玉鏡臺

關漢卿玉鏡臺。溫嶠上場。自點絳唇。接下七曲。只將古今得志不得志兩種人。補敘繁衍。與本事沒半點關係。徒覺滿紙浮詞。令人生厭耳。律以曲法。則入手處。須於泛敘之中。略露求鳳之意。下文情敵彼美。計賺婚姻。文義方成一串。否則突如其來。閱之者又增一番錯愕也。(藤花曲話)

揚州夢

喬孟符揚州夢有那吒令云。天有情。天亦老。春有意。春須瘦。雲無心。雲也生愁。張壽卿紅梨花一煞云。你休愁我衾寒枕賸人孤另。我則怕你酒醒燈昏夢不成。皆一劇中之警句也。今人每一曲中。疊用一字爲韻脚。其法亦本元人。揚州夢那吒令云。倒金瓶鳳頭。捧瓊漿玉甌。蹴金蓮鳳頭。並凌波玉鉤。整金釵鳳頭。露春纖玉手。氣英布那吒令云。嚙道你這三對面先生來。瞰我那裏是八拜交仁兄來訪我。多應是兩賴子隨何來說我。薦福碑叨叨令云。往常我青燈黃卷學王道。剗地來紅塵紫陌尋東道。如今十個九個人都道。都道是七月八月長安道。(藤花曲話)

(未完)

勞苦世界

原名 Hard Times
原著者 Charles Dickens

伍光建譯

第二卷 收穫

第七回 火藥

話說哈特厚替黨裏辦事。鑽到焦炭市來。慢慢收得好效果了。他有政治先哲指點指點。自己不厭跑來跑去。在社會上應酬。把滿肚子的詐騙。藏得深深。外面卻露出一片的假真誠。這是上等社會裏最毒的罪惡。是要十二分玩得到家的。怎樣一來。人家都說這個人的前途是很有希望。他卻是不肯過

於踴躍。廠東們都以為這是他的好處。他同這班專講事實的人。很處得來。彷彿他自己原也是個中人。把別的路數人都丟開了。當他們都是些僞君子。他嘗對班特比夫人說道。班特比夫人。這班僞君子。他們先不相信自己。我們也不相信他們。我們同他們那些講道德。講慈善的人。（我不必舉其名了）有什麼分別呢。我們曉得。那些道德。那些慈善。都是毫無道裏的。我們肯照直說。他們也曉得是毫無道理。卻不肯直說。不過是這一點兒分別。這番話。原同路伊沙父親所崇拜的主義。不差什麼。為什麼路伊沙聽了。未免一驚呢。現在這兩派都把事實束縛住他。使他什麼別的道理都不相信。從前他父親加拉是那樣教養他。現在哈特厚要毀他。心裏那一種思想呢。路伊沙原有相信人道主義的根柢。卻受了他父親的事實教養。對於人道主義。就有點疑惑。有點憤恨。他為什麼疑惑呢。因為從小兒的教育。把什麼人道主義都芟夷淨盡了。他為什麼憤恨呢。因為他受了抑鬱。（大約指強嫁與班特比而言注）他的心靈情感。早受抑制。既有這兩層。不由得他聽了哈特厚所講的這番哲學。心裏不禁為之一放。於是覺得心裏想作的事。都很有理由。可以說得過去。既然是道德慈善都是空的。都是無價值的。他一想生平。還算是毫末犧牲自己。毫末虛度光陰。受過什麼損失。當初他父親同他提

親的時候。他說過。算不了什麼。他現在還是抱住這句話。無論什麼事。都算不了什麼。他自己很有把握的。自問道。世界上。有那件事。算得了什麼。於是就上了這條路。往前走。不過是要問這條路。領他到什麼去處呢。他原是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向下陷。總要到一個盡頭處。他進步是很從容不迫的。他自己猶自不覺得。以爲還未有動過。說到哈特厚。他領路伊沙向前走。領他走到個什麼去處呢。他卻從不想。從來不管的。他是無一定的謀劃。無一定的方法。他是很從容。很不着急。就是爲惡也不用大力的。他覺得現在他這樣作法。很好玩的。很有趣味的。他到了焦炭市之後。曾經寫信給他哥哥說。班特比夫妻都很有趣。班特比夫人並不是個用蛇作頭髮的妖婦。令人一見就會立刻化爲石的。原是一位極少年極美貌女人。以後寫信就再不提起他們。只說常到他們家裏去。他在焦炭市。東跑跑。西跑跑。訪訪這一位。訪訪那一位。到過他們家裏好些次。班特比還鼓勵他常來。班特比很得意的對人說。他自己不一定的要同關人來往。但是他的女人安瑪加拉的女兒。喜歡同他們來往。他也就歡迎他的女人同他們來往。哈特厚心裏起首想。路伊沙一見了狗子。立刻就變了美麗。若是路伊沙見了他。也變了美麗。豈不很有新鮮趣味麼。他這個人。只要留心一看。就明白的。記性又好。狗子所流露的

話。他句句記得。他把狗子的話。同他所見路伊沙的舉動。一貫串組織起來。他才起首。曉得路伊沙的性格。但是路伊沙的心窩裏。究竟懷着些什麼思想。他卻看不出來。因為是深心人。纔能够曉得深心人的思想。但是在浮面上的。他卻曉得很清楚。班特比弄了一所房子連園地。離市有四十多里。離火車站六七里。卻還有點遠景。班特比得了這房產作別業很滿意。因為要表示他出身微賤。特為的在花園裏種了好些白菜。房裏的好家具很不少。他自己卻要表示單簡。弄到同軍營裏一樣。屋裏也掛了些畫。他也要從畫裏表示他從前的寒賤。常常對客人說道。舊房主尼克士對我說過。他喜歡這幅畫裏頭一帶海岸。他花了七百磅。買這幅畫。不過買的是這海岸。我老實對你說。我不曉得我一生曾否看過這幅畫七次。假使看過七次的話。那就是看一次。花一百磅。我只好作到這樣為止。不能再多看了。我這些年來。只得過一幅畫。是貼在刷靴黑油瓶子上的畫。我用黑油替人刷靴。油用光了。賣油瓶子。每個還賣一個小銅錢。他有時對哈特厚說道。你有兩匹馬在我這裏。你何妨再帶六七匹來。我這裏很有地方。足夠作十二匹馬的馬號。尼克士養過十多匹。尼克士自小就入維明士學堂。他在這闊學堂讀書的時候。我吃的是肉店不要的肉骨。睡的是菜市上的菜籃子。我不要十多匹馬。一匹就

够了。我若要養許多馬。我卻看不慣那樣好的馬房。因為馬房比我小時候住的地方好得多。我一看見就要把馬弄出去。世事是會變遷的。你見過我這所房子。你曉得是什麼樣的房子。無論本國。或外國。沒得我這樣完全闊大的房產。我班特比。住在裏頭。就好像一條蟲子。鑽到果仁裏。那位尼克士呢。（這話是有個人昨天到我的辦公室告訴我的）他從前在維明士學堂讀書的時候。演過拉丁戲。看他演戲的人。是些司法長官們。貴族們。拍掌稱讚他演戲演得好。喝采叫喊。喊到臉都全黑了。現在的尼克士呢。他現在有點發癡。住在安維浦一條又窄又小黑暗的街。一個人家五層樓上。再說哈特厚。在班特比這所別墅。天熱時候。在樹陰底下。試他的手段。試試看路伊沙的臉。見了他。會變美麗不會。有一次。他對路伊沙說道。班特比夫人。我覺得很有幸。偶然遇見你一個人在這裏。我有好些時。很想對你說話。哈特厚曉得每天什麼時候。路伊沙左右無人。也曉得他所最喜歡的地點。這次會見。並非專出偶然。哈特厚坐在路伊沙身邊。看看他的臉。說道。你的令兄。我的少年朋友。安瑪……話未說完。果然路伊沙臉上就有高興色氣。掉過臉來。很留意的看他。哈特厚心裏想道。我生平未見過這幅特別的臉。這樣的忽然流露絕美的面貌。他心裏這樣想。臉上卻也流露出來。又說道。求你勿怪。你流露

出來的。手足關切深情。真是絕美。安瑪曉得。一定是極得意的。我曉得我不該說這種話。不過我實在忍不住不稱讚。路伊沙很安靜的說道。我是過於容易激動。哈特厚說道。班特比夫人。不是的。你曉得。我對你是說假話的。你曉得我是一個趨炎附勢的人。有人肯出價收買我。我就賣給他。我並不是來自田間的。路伊沙答道。我候你談我的阿哥。他說道。你對我很頂真。我該受的。我是個無價值的人。不過像一條狗。我卻不說謊。我原要說你的令兄。是你把我的話柄打斷了。我對於你令兄。卻有點關切。路伊沙一半不相信。一半感謝他。說道。哈特厚。你還有關切的事麼。他答道。假使我初到這裏來的時候。你問我這句話。我一定答你說。並無關切的事。我現在冒令人疑我不誠實的險。要提醒你的疑團。我就說。我現在有關切的事。路伊沙略動一動。好像是要說話。一時又說不出來。後來說道。哈特厚。我相信你關切我的阿哥。他答道。謝謝。我該得你相信的。你幫令兄的忙。幫得很少了。你是極喜歡他。班特比夫人。你自己忘了自己。卻都是因爲他。我又離題了。請你勿怪。我所以關切他。不過也是爲他個人。路伊沙這時候。又略動一動。好像是立刻要站起來走了。這時候哈特厚。忽然又改了話柄。路伊沙不走。哈特厚很露出費力神色。卻輕描淡寫的說道。班特比夫人。若是如你令兄這樣少年人。不

顧慮。不體面。亂花錢。亂逛。並不是改不過來的罪過。你說是不是。路伊沙答道。是的麼。他說道。讓我坦白說。你看他賭錢嗎。路伊沙說道。我想他賭的。哈特厚不響。好像這話未說完。等他說。路伊沙接着說道。我曉得他賭的。哈特厚說道。他自然是輸。路伊沙道。是的。哈特厚說道。無論什麼人。賭總是輸的。我猜也許是你供給他錢去賭。路伊沙本來坐在那裏。兩眼往下看。一聽他這一問。擡頭很留心看他。還露出怨他的神氣。他說道。班特比夫人。請你饒恕我多事。我想妥瑪慢慢的不免鬧出事來。我心裏是要想伸手救他。我還要重說一遍。我爲的是他個人。用不着再說了罷。路伊沙想答他的話。卻說不出來。哈特厚又不即不離的說道。我心裏怎麼想。我索性一起供出來。我這是對的一個人說的話。我很疑心。不曉他曾經得什麼利益。他同他父親曾經有過什麼。彼此信任的事。路伊沙說。我想是未有過。他又說道。我要說的話。你不要誤會。你令兄同他的妹夫。彼此也並無什麼信任的事。路伊沙這時候。臉色更通紅。聲音很低微的答道。我看他們也並無什麼彼此信任的事。哈特厚停了一會。說道。班特比夫人。你同我彼此卻要有些信用。妥瑪不是同你借了許多錢嗎。路伊沙遲疑了一會子。說道。你須曉得。如果我告訴你。你一定要追問的事。我卻不是訴苦。又不是後悔。我是向來不訴苦的。無論什麼

事。我作了。是不追悔的。哈特厚想道。這個女人。很有點烈性。路伊沙接着說道。我嫁的時候。就曉得我兄弟已經欠債不少。我說的是在他覺得債重。我不得不賣些首飾。在我不算什麼犧牲。我很願意賣丟的。我看這種東西。無什麼價值。我有這種東西。也毫無用處。這時候。也許路伊沙看出哈特厚曉得他所說的首飾。是班特比給他的。於是又不說。臉又紅了。哈特厚若是從前不曉得。這時候一見這樣光景。自然是曉得那首飾是班特比送他夫人的。路伊沙又說道。從此以後。有好幾次。我把我的餘下來的錢。給我的兄弟。我既相信你。你說關切我的兄弟。我也就不必說一半藏一半。自從你常到這裏來之後。有過一次。他要百磅一筆的錢。我卻無力給他。他欠這些債。我卻有點擔心。我一直藏在心裏。未告訴人。現在才告訴你。我相信你靠得住。我同無論什麼人。都無彼此心信的事。因為……你剛才已經預先說過我的理由了。說到這裏。忽然停住不說了。哈特厚是個有急智的人。他立刻看見有好機會。把路伊沙的真相。對路伊沙說一說。卻把他的兄弟。拿來作影子。說道。班特比夫人。我雖是個沒出息人。是個鄙俗人。我敢說我對於你剛才告訴我的這番話。異常的關切。我是絕不能對於你的令兄懷苛責的意思。我明白你的意思。也同你一樣體諒他的錯過。我不是不敬重加拉和班特比。不過

我看你的令兄不幸受的那種教育。班特比最吹的那種獨立不依賴性質。不能令人相信。一個少年人爲人所誤會。又走錯了路。不能施展他的本事。這樣人。絕不會找班特比求助。也絕不會找他指點的。我所見得的是這樣。路伊沙兩眼看面前樹林深處。哈特厚看他臉色。就曉得他把這番話引到自己身上。哈特厚接着說道。我們要體諒他。但是有一層。我覺你的令兄是大錯了。我卻不能寬恕他。我是要責備他的。路伊沙兩眼望他。問道。什麼大錯。他答道。也許我已經說够了。也許不如不提這事。路伊沙問道。你這句話。很令我一驚。請你告訴我。他答道。我們既然彼此可以見信。我就聽你的吩咐。告訴你。免得你掛慮。我怪他說話。神色。作事。太過隨便。無知識。他有一個好的女朋友愛他。他的最好的女朋友衛護他。他這個女朋友寧願犧牲了自己。毫不替自己打算。他卻毫不理會。不知感覺。這都是我不能寬恕他的。據我所見而論。他報答這個女朋友。實在是有限。這女人替他出過多少力。他應該常常的愛他。感激他才是的。他反表示不高興。鬧怪脾氣。班特比夫人。你看我是個很不小心謹慎的人。我對於你令兄這種不對的地方。不能放過的。我以為這種罪過。是不能寬恕的。路伊沙這時候。覺得面前的樹林浮動起來。不由得兩眼都是淚。他心窩裏早藏了些隱痛。這時候才流露出來。哈特厚

說道。總而言之。我有意要改革你令兄的行爲。我很曉得他的環境。我原是個過來人。我若指揮他。勸導他。把他拔出陷穽來。我自然就得了能左右他的力量。我所得的力量。專用作拯救他。我說够了。已經說得太多了。你看我好像是要表示我是個好人。我並不要表示我是個好人。我坦白的說。我全不是的。他說話時。很用心看路伊沙的臉。這時候。他才擡起頭來。說道。你的令兄在樹林裏。想是才從市上來的。他好像是慢慢向這裏走。我們何妨走上前去迎他。攔住他。他近來老不說話。滿臉愁容。也許是他對待妹妹的良心發現了。我卻不曉得良心這件東西。是有是無。不過我聽人說良心。聽得太多。我有點不相信有這件東西。他扶路伊沙起立。路伊沙靠住他的手。向前去迎狗子。那狗子一面走來。一面拿手杖打樹枝子。有時拿手杖尖子挖地上的綠苔。他們兩人走到他面前。他卻一驚。臉色變了些。狗子口吃的說道。我不曉得你們在這裏。哈特厚拿手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推轉過來。以便三人同路走。說道。你在樹上。刻什麼人的名字。安瑪答道。你問誰的名字。哦。你問的是什麼女子的名字。哈特厚說道。你的神色可疑。大約是把一個美女子的名字。刻在樹皮上。安瑪答道。哈特厚。沒得這會事。除非是有個很有錢的女子。看上了我。只要他很有錢。那怕他是十二分醜怪。只要他看上我。我一定要

他。我不會跑了的那嗎。他喜歡我刻多少次名字。我就刻多少次。哈特厚說道。我恐怕你太貪財了。安瑪答道。好財麼。誰不好財。你問問我妹妹。路伊沙曉得他兄弟不滿意。壞脾氣發作也不說別的。只問道。安瑪。你證明我是好財麼。他的兄弟很高興的。答道。這頂帽子。合不合你戴。你自己纔曉得。倘若合你的頭。你就戴上。哈特厚說道。大凡厭世的人。有時變作憤世派。班特比夫人。你不要相信他。他很明白的。他若是不後悔。我要把他背後對我說你的話。宣布出來。安瑪曉得哈特厚是暗中幫他。也就柔和下來些。卻還是搖頭。說道。無論怎樣。他總不能告訴我妹妹。我恭維過他好財。我許恭維過他疎財。假使有好理由。我又願意恭維他疎財。但是現在不必理會這種事。你聽聽。也沒什麼趣味。我也討厭了這種話。於是他們同走。向那宅子走。到了的時候。路伊沙就進去。哈特厚立住。見路伊沙走進去。又把手抓住安瑪的肩膀。對他點頭。彼此會意。往花園散步。哈特厚說道。安瑪。我的好朋友。我有句話同你說。兩個人走到一大堆橫七豎八的玫瑰花。立住腳。這又是班特比要表示自己出身卑賤。特爲的把尼克士的玫瑰林。弄到不成樣子。安瑪坐在高處。摘玫瑰花苞。拆碎了。擗在地下。他你好朋友站着。向下看安瑪。一隻腳踏在高處。一手靠住膝。托住頭。路伊沙從窗口可以看得見他們。也許他看

見了。哈特厚先說道。安瑪。你有什麼心事。安瑪歎口氣答道。哎。哈特厚。我窮得很。煩心到了不得。哈特厚答道。我的好友。我也是窮得很。安瑪說道。你是很不必依賴人的。哈特厚。我簡直是鬧成一團糟。你萬想不到我糟到什麼地步。假使我妹妹肯幫我的話。我何至糟到這樣不得了。這時候安瑪拿牙咬玫瑰花苞。拿手用勁的扯。兩手發抖。他的朋友很留心的看他的臉。自己卻露出很從容不算什麼會事的神色。說道。安瑪。你太不體諒。你希望你的妹妹太奢了。你這條狗。你很用了些你妹妹的錢。你曉得你用過的。安瑪說道。哈特厚。我曉得我用過。不然我打那裏來的錢。班特比終天在那裏吹。他從前當我這年紀的時候。他每天只用兩個銅圓。我的父親說。凡事要劃個界限。我從小至今。被他從頭至腳。束縛住了。還有我的母親。他是什麼都沒有。只有一身的病。你叫我向誰要錢。我不向妹妹要錢。向誰要。他說到這裏。幾乎要哭。亂打那些玫瑰花苞。打丟了十幾個。哈特厚很是和氣相勸的樣子。拉住他的衣服。說道。安瑪。倘若你妹妹無錢。……安瑪說道。哈特厚。他無錢麼。我並不說他有。我也許要得太多。他手上許沒得這些。

(未完)

著名畫家楊士猷君以

嬰孩自己藥片治愈彼之公子

西冷楊士猷先生來示云僕年來粥畫滬上不恆返里小兒銳年七歲家人來書每以大便祕結或偶有不適見告輒購嬰孩自己藥片寄服無不應手奏效較之尋常藥劑事行緩失效或猛烈過甚不宜於小孩體質者相去奚啻天壤是故嬰孩自己藥片無殊嬰兒之保姆也手此



鳴謝並希刊
登各報以告
世之育兒者
慎毋忽諸如
尊府中有嬰
兒或小孩患
發熱便閉胃



就是嬰孩
自己藥片

不消化肝痛腹瀉蛔蟲等症或患出牙痛苦以及驚風痰厥傷風等恙即需投以嬰孩自己藥片莫不立即轉危爲安也嬰孩自己藥片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費在內收用郵票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夏令夜間乘涼切勿露宿

既無蚊帳且睡熟之時胸腹並無薄被覆蓋對於成人致患瘧疾為蚊吮所傳染或小兒受風寒易起腸胃各症且夏令暑熱天氣切勿使其大便祕結因便閉一症能使毒質入血散佈週身諸恙蜂起矣療治大便祕結及清涼血液之品莫妙乎服用紅色清導丸乃是平肝潤腸導滯之妙品即如湖南保靖里耶娥義興號姚



純齋先生來函云

近一二年來大腸火重大便常有滯阻之虞已經舍弟霽村由北京來函叮囑非清導丸治之不可登時直接貴藥局承寄來數瓶立服果屬舒暢大便有序飲食日增氣體恢復此種良藥佳品功力神速實屬全收效果全愈云云自愧

無報聊草數行以表謝忱

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費在內收用郵票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General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投 稿 簡 章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
二 亦酌用文言
三 投寄之稿請書明籍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
四 若將原稿請寄明原稿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
五 請將原稿請寄明原稿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
六 稿未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七 稿不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八 稿不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九 稿不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十 稿不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十一 稿不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十二 稿不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十三 稿不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十四 稿不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十五 稿不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十六 稿不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十七 稿不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十八 稿不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十九 稿不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二十 稿不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不 許 轉 載

中華民國十五年八月廿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胡寄塵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字號
發行者 小說世界社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字號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字號
分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
及大商務印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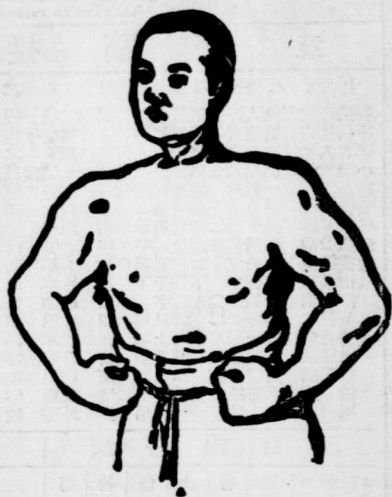
定 價 廣 告 目 表

接洽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北四川路商務印書館虹口分店內「廣告公司」	普通	上等	優等	特等	等第	定 預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新報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一分二分及二角為限	每週一冊 全年五十冊	零售每大洋陸分 郵費國內一分 國外四分
							全年	半年	時期				
							五十三元	二十五元五角	冊數 國內 國外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後	前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二十八元	四十四元	四十八元	六十元	六十四元	六十八元	七十二元	七十六元	八十元	八十四元	八十八元	九十二元
		十六元	二十四元	二十八元	三十四元	四十元	四十六元	五十二元	五十八元	六十四元	七十元	七十六元	八十二元
		十元	十四元	十八元	二十四元	三十元	三十六元	四十二元	四十八元	五十四元	六十元	六十六元	七十二元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信時務將定單號數姓名定戶在何處定原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錄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兜安氏補藥片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每瓶洋一元二角每打洋十二元



面黃唇白肌瘦胃
呆少神乏力乃貧
血所致此片功專
補血補氣開胃健
脾長筋骨活血絡
大有轉孱弱為強
壯之功請嘗試之



上海江西路七十一號

兜安氏西藥公司啟

氏 11